

4281

外 交 叢 書

中 日 問 題 座 談 會 紀 錄

外 交 評 論 社 主 編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引言

本編蒐集最近日本各方所開之座談會紀錄譯文三篇：第一二兩篇以討論中日問題爲中心，出席者皆爲彼邦知名之士，其所發表之意見，姑不論其動機與論調如何，抑或可否代表一般日人之意見，要皆具有相當價值，值得他國人之注意。第三篇爲日本青年將校對其本國改造運動之討論，既與本書題名不符，且與我國無甚關係，其所以編入者，良以目前日本青年將校爲軍部之重心，而軍部復爲對華之主方故也；況中日關係密切，息息相應，彼邦政治之影響，往往波及我國，是故此篇之編入，自有其意義與價值，豈敢泛耶？茲將各編紀錄之始末，分別介紹如次：

一 中日親善問題座談會紀錄 此篇譯自第一六四一號東洋經濟。座談會係於去年（一九三五）二月七日由東洋經濟社召集，出席者有芳澤謙吉、坂西利八郎、高木六郎、蘆田均、木村增太郎、杉森孝太郎、中山優、石橋湛山、長野朝、長谷川如是閑等十人。吾人就觀諸人言論，則日方有識之士之所謂「中日親善」已不難窺其底蘊。

引

言

一



3 1799 9094 4

1428

MG

D829.313

40

二 中日問題之話 此篇譯自本年三月號日本評論。參加談話者有中野正剛、太田宇之助、大西齋、小島精一、杉森孝次郎、（日本評論社方面）室伏高信等。原文題爲「聽視察中國者的報告」，綠日本、衆議員中野氏，於本年一月間偕其所組織之東方會同志一行，來華視察，經東省、平津、京滬而歸，當在我國時，曾與我朝野有方人士，於中日問題多所晤談。此篇卽爲各人所述來華視察之觀感，其於中日問題之將來，不無相當影響，且其句語，頗多足資吾人之警醒者。

三 日本青年將校座談會紀 此篇亦譯自本年三月號日本評論。參加談話者爲日本青年將校，都未具名，且內中被官廳檢去之字句不少，但細心閱讀，仍可明其原義，而其與我國之關係及影響，亦不難心領神會也。

目次

中日親善問題座談會紀錄 芳澤謙吉等	一
中日問題之話 中野正剛等	五九
日本青年將校座談會紀	八九

中日親善問題座談會紀錄

芳澤謙吉等

開會辭

石橋：『現在謹致開會詞如下：中華民國對於日本，在政治上及經濟上，爲最重要之國家，已無庸贅述。使兩國真正親善，確爲吾人衷心之願望。然不幸近年來兩國間關係甚爲不佳，我國常有被中國官民仇視之情事，殊爲遺憾。但最近忽傳南京政府已改變此種態度，而我政府亦於此際有努力開始恢復舊交之形勢，此誠良好之機會也。吾人對此機運，稍有意見貢獻，是以相煩諸君至此，開一談話會。中日兩國，本爲唇齒輔車關係，已屬兩國有識者所承認。但事實上，何以屢相反目？竊以此事，中國方面，雖亦應負責任，而日本方面，亦確有重大之錯誤。今後，謀兩國永久親善增進，兩國國民幸福，以何種方法爲適宜？此則除由中國方面反省外，同時日本方面，亦必有大的覺悟。中國對日

態度，最近忽然形勢一變，此何故歟？對中國有深切研究之諸君，及關心東亞問題之各位，對於兩國反省之材料，當必有所貢獻。」

「以時間無多，開會辭即止於此。今即首請事務繁忙之坂西中將講話。」

互相認識不足

坂西：「余對中日關係，將余所認為根本問題者，深欲對諸君一言。余回日本後——余回日本之語，雖屬笑談，然余久居中國，受命貴族院議員之次年，始回日本居住，至今尚不滿五載——對於日本內地各方面雖不甚熟悉，然在東京實行余所計劃專業之際，所感覺者，在改善中日關係上，似覺有不能滿人意者，或為日本方面努力之不足，因此，遂致兩國互相認識不充分。東北事變及上海事變發生後，即常懷念，豈彼此永久不能恢復舊態乎？如到會之高木君，每年西行數次，余亦在可能範圍內，常往彼方探訪舊友，或觀察實際狀況。昔日之各友，均訴不平。但當余進而觀察實際狀況時，深覺在日本方面，對於各事常以神經過敏的態度理解之，在中國方面，則完全與事實相反。換言

之，吾人對於實際上之外交問題，或經濟方面問題，或兩國國民之交通事項，往往爲神經過敏的思想所支配，因此吾人希望之處不易達到，此非日本方面之努力不足而何？

增進中日間人士之交通

坂西：『培植關心中國之人才，固爲余之所希望，但余意在關心中國之人士，無論個人或團體，須設法常常與中國人士往來，以謀彼此之認識。』

『日本對中國人無低首下心之必要，』此語余常聞之，尤爲吾等同志中之青年，及在軍部之當局對中國研究不足者，莫不作如是之論。如諸君所知，余居北平甚久，派往中國研究之青年，初至北平時，常來余處晤談，彼時輒謂余對中國人低首下心，滿面春風，殊令人作嘔。余會晤之中國人，若係上將之流，則此人雖爲余之學生，亦必予以相當之待遇。對有任務而來之人，余且以尊敬之態度以接待之。縱令對方爲無能之輩，余亦表示相當敬意，且極力稱譽其所居之職位焉。許多青年對於中國國情，毫無認識，或許不贊成余之所爲，但若經過數年之後，一日與中國人直接往來，必可

恍然於余之行動，實爲十分合理。苟依余之方法以接待中國人，往往可使中國人與彼等日漸親近，其後以此種感想直接告余者，有若干人，可知余之觀察爲非謬。」

何以吾人必要認識中國

坂西：「雖有人謂：『日本人終日擾攘以言親善，中國人置若罔聞，何必作此無益之舉動。』但一研究國家情形，則知中國受天富之惠，爲自給自足之國民，在日本方面，則尙無自給自足之能力。職是之由，中國人可以無思無慮，逍遙自在，無須形若餓鬼，四方覓食。須知中國人在國內安居樂業，實爲其國民之本來性質。以如，斯受天然之恩惠之漢民族，生存於悠然無憂之環境中，對於要求開拓市場，發展經濟，中國人當然無此必要。迴顧日本，既無天惠之富源，則生於是邦者，自不能不有所活動。是以開發中國市場，求經濟之發展，爲日本國民必要中之要求，而中國則適居於相反之地位。由此點而論，日本人須再進一步，對中國市場，必需樹立何種根本計劃，確有特別注意研究之必要。」

開發中國爲日本之責任與義務

坂西：『中國現狀甚不安定，此爲諸君所悉知。吾人縱然向之投資，而不能得其資本之安全保證，且其國內貨幣欠缺統一，投資尤有非常之困難。維持治安固不待論，其他一切亦均屬不便。其最不便者爲交通。今欲展開此種局面，除維持治安外，第一爲開發都市交通，改良貨幣制度。此層中國人雖亦在考慮中，但以現在狀態言，確不易實行。在日本方面，以爲現在日本已將滿洲奪來，一切均在日本人支配之下，此後對於中國，已屬不成問題。余發此言，雖非謂奪取中國，但無論如何，吾人苟欲樹立日本對滿洲經濟方面之計劃，同時即應顧及所謂滿洲之地理要素，因就地理言，滿洲適與中國相接壤也。試一展開地圖觀之，則可知非僅滿洲方面之經濟良好，且亦惠及東洋全體。故余希望，在樹立滿洲經濟之根本計劃時，更應研究如何樹立對中國全體之根本計劃。』

希望開發中國交通

坂西：『開發中國交通方面甚多，此顯而易見者。現中國人亦已在積極進行，即力圖開發交通以發展產業，此爲諸君所知者。美國人爲出賣汽車計，先借款與之修路，而中國人最近亦非常努力。

現在南京、上海、杭州等處附近之交通，非常便利，鋪裝平坦如砥石之道路，已屬不少，故交通一事實漸向便利方面推進中，其中以航空交通最爲發達，其他亦有相當之進步。前日由中國來日之華人，生長於漢口者，嘗謂余曰：「坂西君：中國確屬交通不便之地，由上海回至漢口，較至神戶往返之間尚多，中國交通不便，確屬困難。」即中國人對此亦嘆息不置。中國有水路交通便利之地，尙屬如斯狀態，可見交通之不便孰甚。但中國苟能敷設鐵路，開通航空路，則中國領土雖廣大，或亦將感覺狹小也。誠如斯，則舉凡一切事業發達，當亦有莫大之便利焉。」

歐美資本亦可借用

坂西：「對於開發中國，需要大量之資本，其供給不僅限於日本，若日本出面負責，歐美人亦當然樂于投資，從事大規模之發展。所謂達到維持治安之目的，保證其所投資本之安全，誠爲必要之事也。其中歐美人士，亦以中日之關係若趨良好，即可安心投資，但現在中國共匪猖獗，非常不安。此點完全關係於日本之對待方法。若方法得宜，中國人當樂與日本連合共同戰線，以討伐此世界之

公敵。在個人方面，常聞有如此言，即余亦常進言當局。但衷心表示贊成者雖多，而實際上，日本之對付方法，如不合中國人之心理，則中國仍然不願與日本合作也。」

「所以在實行上，無論如何，必需再多互相諒解，吾人之意見，務使對方易取信任，似覺爲第一之要點。余今反復所謂中日兩方互相理解，深刻認識之處，斷言今日尙感不足，確有相當之理由，例如對於法國，有日法協會，對於德國，有日德協會，對於土耳其，有日土協會，唯對於中國，則尙付缺如。對於與最有密切關係之鄰國，應即組織此種協會。但願盡量協助資金者尙無其人。余雖組織有小規模之「日華俱樂部」，但自東北事變發生後，抱蔑視中國之態度者居多，此余衷心遺憾之處也。」

「滿洲國」國民爲漢民族

坂西：「實際東北三千數百萬之民族，決非滿洲民族，而爲四萬萬漢民族之一部。在日本民間，多以爲滿洲有特種之民族，故有此次之獨立，殊屬誤解。余於事變次年之二月，誠惶誠恐，受命御前講話之際，關於滿洲問題，對此點特別詳細說明。而現在在彼方之日本人士，對此認識不足，確

屬堪慮之處。若此滿洲之三千萬人民，成爲完全獨立之居民，受所謂真正王道政治之化育，則其餘三萬萬數千萬人民，必生羨慕之心。故吾人無論如何，務使居住東北三千數百萬之漢民族，先登諸衽席，互圖經濟發展，行所謂王道政治，使其餘三萬萬數千萬人民，在經濟上及道德上融合一致，此乃余衷心所希望者。所謂分支與本家之關係，現猶牢記在彼等之腦海中，三千數百萬居民祖宗墳墓之地，皆在中國本部。日本人若能理解此種關係，則在樹立滿洲經濟關係計劃之時，對於中國仍有考慮之必要。』

實現「滿洲王道政治」爲中日親善之捷徑

坂西：『務請對此點深加考慮，希望在實行上，提高兩國國民之認識，爲提高認識，有應更進一步連絡之必要。換言之，即應由日本提出方案，並應設法，使彼方歡迎此方案，此爲余所希望者。第一良策爲早日化育滿洲，增進居住滿洲者之幸福，若然，則其餘之三萬萬數千萬人民，無論其願意與否，必可與吾人融合一致。所謂融合一致者，非所謂侵入滿洲也，乃係化育以王道政治，及給以經濟

之恩惠，以達希望之目的。現在希望其實現者，不知若干人，即希望日本標榜之王道政治，從速實現者，已不乏人。但及余等，至滿洲觀察，深覺王道政治，不能實現之事實，在在刺激吾人之眼簾。但余等所發言論，常爲各方所叱責。余等所發言論，非無理之惡言也，乃余等觀此三萬萬七千萬人民，皆張目監視滿洲，使余等深感危險，而不能不促各方之注意者也。」

石橋：「余深爲感謝。高木君新自中國歸來，有何高見……」

希望拋棄日本之優越感

高木：「余視察中國約兩月，適於一月二十四日歸國。頃坂西君所言同樣之事實，余在中國視察時亦聞之。即在北平與黃郛氏會見，談及諸君悉知之排日問題時，黃郛氏謂：「此次余所痛感者，爲最近赴任南關東軍司令官之訓詞中，有不可不除去日本之優越感一語。所謂中國人之排日，與日本較中國人偉大之優越感成正比例，日本方面若能拋棄優越感，則中國方面之排日適成正比例，不難消除以去，余覺南司令官之語爲名言。」余回天津後，將此語轉告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梅津

中將梅津氏亦謂殷同氏及其他友人對伊談及。余彼時亦謂渠等曰：「所謂南司令官之意見，非單純南司令官之意見，乃軍事最高之指導精神，日本有識階級所抱之精神。此次於關東軍之全線，或將澈底實行此次軍司令官之訓示。」殷同氏亦表示非常滿足，此豈非可以玩味之語哉？中國軍事當局與有吉公使及鈴木中將會談時，曾希望兩國能平等待遇。余覺此語含有同一之意義。」

中日婦女交驩

高木：「其次，余常遊中國所引為特別感覺者，即中國人對吾人之特別招待。從來雖照例招待，但此次視察北平，婦女亦皆出面招待。東北事變前，中日關係一時欠缺圓滑之際，婦人尤特別避免與日本人交際，但此次余至北平，一月五日起袁市長家之歡迎會，日本方面之有力者，皆全體出席。在中國方面，袁良氏之夫人雖未出席，其已嫁之二女公子，局長夫人，日本公使館員之夫人，日本主要僑民之夫人等，悉皆出席。兩國婦人之交驩，係從來所未有，即此一端，亦足證彼方努力之一例。其翌日——六日晚，三十四軍團長商震氏家中之歡迎會中，湯爾和氏——前教育總長及財政總長——

及其夫人，其他各氏之夫人，日本公使館員之夫人等，亦多數出席，婦人亦努力交驛。

感覺日本語之必要

高木：「彼時所感覺者尙有一事，北平衛生局長，係留美學生出身，英語當屬流暢，但不能日語，非常感覺不便。渠表示抱歉，更謂伊爲亞細亞人……如此之事，實，余多年往來於中、日、兩國之間，爲未曾有之一例。」

傾向親日之原因

高木：「中國中所以欲依賴英、美者，不外乎深信日本在倫敦軍縮會議中，將受英、美兩國之壓迫；及深信日本對華盛頓條約絕對不能廢棄。但結果華府條約終歸廢棄，在如斯情形之下，依賴英、美之中國究有何種利益。據彼方人士所言，前年棉麥借款，反使農村受害，因棉麥借款成立後，主要農產物之小麥及棉花跌價。由於北方農村疲弊之程度加重，遂致人民發生怨謗。宋子文氏等感覺

多少失意者，其因亦由於棉麥借款之失敗。最近彼邦人士對於美國收買白銀，非常怨憤。一部分之人士且謂：「因美國收買白銀之損失，較上海事變關北所受日本軍之損失猶重，其所波及之影響亦巨，依賴美國，結果似無若何之意義。」尤有一事，即蘇俄方面問題，最近日本與蘇俄中東路之買賣勢將告成，中國方面，即欲依賴國聯乃至英美，恐亦有所不能。現在之中央政府實際之敵人爲共匪，固不待言，而內部第一之敵人，則爲廣東廣西方面之西南派。其次反中央者，爲山東山西。山西現在完全不成問題，山東近來財政雖趨良好，但其力量不足以反抗中央，實際之反抗中央者，則唯西南派而已。西南派首領之胡漢民氏及其他有力者，均與日本互相提攜。胡漢民氏曾向鈴木中將謂東北問題爲時間問題，務必與日本互相提攜。是則中央現在與日本互相提攜，反對派已無攻擊之口實，以基礎已經鞏固之中央政府，再言中日親善，自屬易事。」

由棉花問題談到中日提攜

高木：「現在由南方談至北方。在北方所感覺者，自黃郛氏以下，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湯爾和，張

志潭、周作民諸氏，皆熱心以棉花作為中日經濟提攜之計劃。其原因之一端，似由於下列之事實所造成：蓋棉花由美國之減畝政策，最近有騰貴之事實，中國棉用美國種籽改良之山東、山西、河南各省所產之棉，品質優良，確已證實。現青島鐘紡公司，完全用山東棉製造之棉布，在亞非利加，將從來美國輸入之棉布完全驅逐。因有此實例，為救中國北方農村之疲弊計，以栽培棉花為最有希望。日本從來由美國購買棉花約四萬萬圓，由印度購買棉花約二萬萬圓。中國若栽培棉花，日本可、不、向美國及印度購買全部，可以由中國輸入，藉此作為中日經濟合作之提攜。關於此事，湯爾和氏特別熱心。余到北平係十二月二十九日，某日晚赴張志潭氏宅晚餐會，與湯爾和氏商議此事，三日亦商議此事。四日晚赴黃郛氏之宴會，亦與張湯各委員討論棉花問題。五日午在周作民氏——金城銀行總經理——私宅午餐，湯爾和氏仍來商議此事。七日，即余出發之前日，湯爾和氏亦來商議此事。諸氏對於本問題非常熱心。湯爾和氏對上海船津氏，曾以書面徵求意見。但此非中國欲向日本借大宗款項之問題，不過要求日本指導實行之方針，易言之，必要時，希望供給種籽而已。彼等且謂最初不強借款項，或作其他種種要求，吾人以爲此事如何實行，日本及中國方面均屬有利。兩方由此握手，

確爲真正經濟提攜之捷徑。』

石橋：『高木君所談，爲極有興趣之談話，現請芳澤君談話。』

國民知識之程度與政治

芳澤：『茲就政治而言，余以爲依國民知識之程度，以確定施政之方針，確爲政治之原則。因此對於知識程度低下之國民，不必先得其完全之諒解，而似可加以相當之束縛，或加以相當之強制，是亦事之無可如何者也。但對於知識進步之國民，先得其諒解而後實行，余以爲屬當然之事實。此係關於國民而言，即關於個人，亦莫不然。如未成年者，在其知識智力低下時代，雖屬個人，父母亦必加以相當程度之強制，對於本人，亦屬有益。但及至成年，智力與知識進步之後，雖屬父母，對之亦不能完全加以強制，且以不加強制爲宜。國民亦與個人處境相同，故依其知識與智力之程度，而發生待遇之差別，似覺爲不得已之舉，且屬當然之事實也。關於國內政治然，關於國際政治亦然。在國民知識程度低下時代，政府不必一一得國民之諒解，對國民儘可使用強制。但於知識程度進步時代，

政府不但不能對於國民用強制之方法，且以不用強制爲宜，務必先得國民之諒解，然後再定施政之方針。在野蠻國進至文明國之階段上，以現在之原則，應合其程度而施行之，余確信其爲正當也。在國際政治上亦然，國與國相接觸，交際往來之時，一國對於他國，即甲國對於乙國，亦必以此原則而進展，若甲爲非常文明之國家，乙國爲野蠻國家之時，甲國對於乙國，不必得其國民如何之諒解，儘可施行強制力之政治，如今日之委任統治，有A、式、B、式、C、式等，爲C、式、國民缺乏智力與知識，無自治之能力，故英國、法國、日本等國，對此等地方，完全視同領土，以統治之。』

中國與日本之關係

芳澤：『中日自古以來，已有數千年之交通，且日本尙爲債務國。余之所謂債務國者，指文明之吸收一點而言，日本所負於中國者甚多。但自泰西文明傳入東洋諸國以來，日本較之中國，已有非常長足之進步，因此在物質上之能力，在精神上之能力，日本國勝於中國矣。故締結通商條約，日本在中國有治外法權，有領事裁判權，中國在日本則無領事裁判權，確屬不平等之關係。依前所述之

原則而言，固爲不得已之現象。但中國之國民知識發達，國力充實，此種不平等待遇，不平等關係，當然廢止。彼此一旦立於完全平等關係之上，則互相交際，自屬當然。今日日本與歐美各強大國家所以站在完全平等之地位者，全屬日本國民努力之所致。日本在過去對於恢復關稅自主權，撤廢治法外權，均告成功後，始能入於今日平等之關係。余不但希望日本將來與中國，即與東洋民族全體，悉皆入於平等之關係，此余自認爲東洋盟主之日本國民所應盡之責任也。」

對中國貿易之重要性

芳澤：「日本在中國，保持非常優越之地位，不但於政治上，於通商上亦然，商業上最初雖稍遜於英國，但近年日本已進至第一位，數年前之中日貿易額，每年達十萬萬元之多。日本與美國之貿易雖爲第一位，但其次則爲中國。不幸近數年來，因有種種關係，如政治上之關係，中國購買力顯已大減。且由其他種種事情，爲排日運動之關係，日本貿易，已非常衰落。最近貿易額降至三萬萬元，此誠爲痛惜者。要之，日本領土狹小，爲缺少天然富源之國家，故如何擴充海外貿易，實爲日本所不可

不注意者。然其近鄰有擁四萬萬人口之大國，且有數千年之交誼，與此大國通商貿易，對於日本實屬非常重要。然則日本如何能顧及其對華貿易，確有考慮之必要。現在貿易雖屬衰頹，然幸船舶及在中國之投資並未減少。日本船舶之出入中國者，現在約七百萬噸，投資額約在二十萬萬以上，若能恢復至以前之盛況，則對華貿易前途可以樂觀矣。」

對於日本商品之進出與妨害

芳澤：「日本邇來三年間，產業有非常之躍進，已不待贅述。邇來世界各地均有日本商品之進出，因此世界各地皆有妨害其進出之舉動。日本之輸出品，在世界各地均被忌視，或提高其關稅障壁，或設其他種種限制，各國用盡所有方法，以妨害日本物品之輸入。豈以日本物品有背天則，而在各處遭受如此之排斥，然實際上非屬天則，乃人為之妨害也。日本物品因匯兌低廉，品質優良，此價廉物美之商品，到處受各地消費階級之歡迎。唯因被輸入之各國，以人為方法，防止日本商品之輸入，此乃全屬人為之妨害也。」

東洋貿易之優越性

芳澤：『在東洋諸國，南洋地方，比之歐洲北美或南美各國國民，對於日本物品尤爲需要。南洋貿易，爲對日本有利之獨占貿易，如荷屬印度，輸入至該地之日本物品，較輸出至日本者，多至一萬萬元以上。故現在日本對於澳大利亞或坎拿大，日本方面之輸入該兩地方者，較彼方之輸出至日本者，各多至一萬萬元以上。同時荷屬印度對於日本物品之入超，亦在一萬萬元以上。荷屬印度，爪哇，蘇門達臘，婆羅洲各地之土民，其愛用日本商品之心，非常熱烈。以歐洲價高而品質惡劣之物品，與價廉物美之日本物品相較，當然選擇價廉物美之日本物品，此乃爲人類之天性，亦當然之事實也。乃荷屬政府設種種制限令，以妨害日本物品之輸入，此誠爲背反自然之行爲。不僅荷屬政府實行違背自然之政策，在英屬印度，美屬菲律賓各處亦同。但土民皆歡迎日貨，如印度在數年前，所謂日印貿易非常發達，總額達三萬萬元以上，殆與對中國之貿易額相等。去年四月調印之日印協約，政府方面決不能謂爲滿意，但亦聊勝於無。若將來印度政府或英國政府覺悟時，更爲印度人民利

益計，締結更有利之日印條約，消費階級必更加喜悅。日本物品之進出，不但英屬印度、荷蘭印度，或法屬安南各地之土民特別歡迎，即阿富汗、波斯各方面，對於日本物品之需要，亦特別增加。亞非利加之土民，亦非常歡迎日本物品，總之，有色人種皆歡迎日本物品，已成爲公開之事實。」

統治各政府之干涉

芳澤：「不幸有色人種之大多數，皆在歐洲諸國支配之下。因在歐洲各國政治之下，不能購買自己所愛用之日本物品，此種狀況，殊深可憫。對於此等國民固屬可憐，在日本方面，亦殊屬遺憾。但此爲現實狀況，目前之無可如何，唯有待之將來逐漸設法而已。」

中國四萬萬人之購買力

芳澤：「日本不必遠至南洋、英屬印度、波斯、阿富汗、亞刺伯以及阿非利加，而與本國接壤之中國貿易。茲爲諸君言之：中國有四萬萬人，爲世界人口最大之國家，若將該國貿易視之等閑，誠足痛

惜之事，余以爲日本政府及日本國民確應猛省。不幸多年在中國有排日運動，此排日運動之發生亦有種種原因。雖曰中國人對於日本政策之反感，有以致此；但中國人之性格，每喜於對內政策上利用外交問題，而煽動排日運動，以排斥日貨，即含有此方面之意義，此外尚有其他種種之關係。要之，爲四萬萬國民利益計，誠實輸入日貨，確爲有利之事。由此觀之，若中國政局安定，政治改良，與日本恢復舊交，以達國民之希望，則日本物品亦將受中國人特別歡迎。

中國之購買力與內亂

芳澤：「諸君皆知，中國內亂多年，且特別激烈，軍閥與軍閥鬥爭，亦非常深刻，日本及其他文明國爲政治問題在議會或議會以外，用言論解決政爭，而中國則以武力解決政爭，因此內亂不息。若能減少內亂，或完全停止，當未有再愈於此者。內亂愈少，則政局愈安定，購買力當因此增加。現在中國國民非常疲弊，購買力非常衰落，此不僅爲內亂所致，其他尚有種種原因。如最近因美國白銀政策之影響，中國白銀流出甚多，以致貨幣緊縮，農產物價低下，故購買力更形衰頹。對此白銀問題，南

京政府亦非常努力。中國現在若不減少內亂，緩和白銀流出，購買力終難增加。」

安定中國政局

芳澤：『日本干涉中國內政，雖屬不當，若爲安定中國計，日本之外交當局，亦應對此盡量努力。此事不但爲中國之利益，亦爲日本之利益，因一方面可以增加中國國民之購買力，他方面即可使日本之輸出旺盛，中日兩國之政治關係日趨良好，常屬自然之趨勢。希望中日兩國之政治家，有識階級以及政府，皆盡量努力調整兩國之關係。』（鼓掌）

「滿洲國」建設觀與對華態度

芳澤：『此外，尙更欲附加數語。中日兩國關係，已如上述。「滿洲國」於昭和七年成立，邇來日本對於「滿洲國」之繁榮，殆已使用全力，每年費幾萬萬元之多，此爲非常之大事業，吾人無論如何，務必使之成功，且有不得不如是者，今日爲「滿洲國」之繁榮，日本之所以特別努力者，各人雖

有其主觀之解釋，但以余言之，日本之所以繁榮「滿洲國」，決非普通一般人民所想像者，誠如余所言，乃出於領導東洋民族而成偉業之動機是也。東洋諸國國民若一旦強盛，則「滿洲國」之獨立在理想上，如前坂西君所言，即等於繁榮中國之初步工作。須知使中國繁榮，使東洋南洋今日衰微之國家漸次自覺，以臻強盛，此不獨爲此各國國民之幸福，亦日本之利益也。」

『自政治上言，自商業上言，日本之利益，亦即各國國民之利益。現在對於「滿洲國」之建設，日本致最大之能力者，其目標卽在此也，此卽所謂吾人之最大理想。現在東洋各國國民，雖爲西洋各國所支配，但若漸次自覺，知識增進，則此種支配力量卽失其功效。若東洋各國國民漸次發達，則吾人不難得各國國民之諒解。現在，固能不以「理解」而得利益，今後，則須得「諒解」而後，始能享受利益。進言之，若「滿洲國民」發達，中國國民進步，則日本如余以前所述，必能因獲得「諒解」而後得利益。此理適用於個人亦屬相同，對於國民與國民之關係，尤必有如斯之理想。余今以此爲結論。』

中日親善之具體方案如何

蘆田：『余今欲叩詢諸君關於具體問題之意見。第一，關於中日親善關係障礙之事實，其中當亦有政治問題，亦有經濟問題，或社會方面種種反感及意見之隔膜，但余希望關於比較具體之事實之說明。其次，即使中日關係更進親密，而具體方案如何，仍有叩詢之必要。諸君談話之中，或已有種種事實說明，但希望更進一層，考慮具體之方案。茲有請教於高木君者：由政治方面觀之，現在中國人，若與日本踏進於真正親善的階段上，希望日本之政策是否在最小限度？是否希望……』

希望以兄的態度之指導

高木：『如前所述，此次至彼方視察，會見黃郛氏及顏惠慶氏。顏惠慶有如次之談話：「昔中國號稱中華，曾目空一切，自覺地大物博，決不後人。今日抱此感想者，中國人中恐已無之，但日本人現在所持之態度，以吾人觀之，殆如父母之對其子女，一切皆應服從，決無例外。余則希望以兄指導其

弟之態度。」黃郛氏批評南軍司令官訓示中，所謂「拋棄優越感」之語，殆為同樣之意義。由此結論觀之，雖屬抽象論，於此可見彼方人士實不希望對中國取無理壓迫之政策。上海市長吳鐵城等謂：「日本雖云對滿洲施行王道政治，但以吾人觀之，決非王道政治，乃霸道也。」余以為用語雖殊，其要點皆同。」

昔日會平等待遇

高木：「荷日本自始即持如斯態度則如何？」斯言今日始出諸中國人士之口，余曾作下列之解釋。即吾人對於治外法權之撤廢，租界之收回，十年前即已言之。對於要求關稅自主之時，吾人亦會同意。吾人昔曾以平等待遇盡量援助諸君。如西原借款，即其一例。中國向外國借款時，皆附有苛酷之條件，或以關稅擔保，甚至必用外人監督。日本對此特別同情，故西原借款僅用有名無實之擔保，而諸君對此或指為不確實之借款，或以其他種種口實，擱置不理，豈非應由諸君方面覺悟乎？要之，時至今日，始聞中國有希望平等待遇之語。日本如斯讓步——讓步之語或屬不當——則和

平工作，提辦政策，可得圓滿結果。」

中國不疑日本有領土野心乎？

蘆田：『更以比較圓滑之語言之，由中國人方面觀察，日本對於中國本部領土之保證，豈非躊躇不決乎？換言之，日本對於中國本部，豈非有領土之野心乎？日本對於維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而不能虛心坦白，似有躊躇之態度，易言之，日本而抱有在華獨占優越勢力之觀念，則中國人對此點，恐仍不無猜疑。』

吾人強硬外交之好結果

高木：『中國人確有如斯畏懼之念，但以前不如今日畏懼之甚。中國人雖無斯感覺，但以爲日本即有領土野心，而深信有英美或蘇俄可予以援助。但此次倫敦會議，英美無所表示，以前日本退出國際聯盟，情形亦然。最近日本雖云已廢止華盛頓條約五、五、三之比率，但中國人之觀察，初

以爲岡田內閣將特別敷衍，仍當服從英美，然結果英美對日本亦無可如何，對日本之強硬態度，既不能如從來之輕視，遂有此、次之親日傾向。余言雖或屬武斷，然實際確有莫大之力、量。』

借款問題之折衝

高木：『如此次中國傾向親日之另一理由，即向英美借款，對方提出非常苛刻之條件，如現在一千五百萬磅借款之交涉，亦以條件苛刻不能成立。於此關係好轉之際，言此雖屬不當，但彼等以爲若與日本取比較親善之態度，英美或對此少加考慮，因此所謂英美派之宋子文氏及孫科氏等，現亦對此點非常努力。』

威嚇政策能使中日親善乎？

蘆田：『採取此種非由對方改變思想，日本將更取積極手段之方針，以恐嚇手段使之與日本接近，中日關係果能得真正之親善乎？若除去優越感之見地，不以威嚇強制，更虛心坦白，與中國互

相攜手，真正之中日親善當屬不難。但中國人若有特別心理，非如斯恐嚇不能奏效，則又當別論……」

恩威並行

高木：『在一方面觀之，如斯之強硬態度亦屬必要。但亦必恩威並施，一方面除去優越感，使之安心。此次余等至彼方視察，黃鄂氏等亦倡親日之言論。余謂，日本之有識人士，亦對此非常努力。茲舉其一例，如窪伏氏之譯論語，中山君關於孟子之著述。日本有識階級既如此特別努力，自可使中國日進於諒解，余言至此，黃鄂氏表示甚為滿意……』

東北事變對中國亦屬有益

高木：『在另一方面觀之，余以為能至今日親日之機運者，豈非此次東北事變之結果所致乎？余三十五年前曾往南京，其後亦常往該地，四年前亦至彼方，未有如此次留南京五日間之愉快者。

警察及其他，對余等毫無惡感，即茶館之人，對余等之態度亦非常良好。要之，此皆東北事變之所使然者。尤有一事覺最滑稽者，即因東北事變，似反使南京政權鞏固，增加政府當局之力量。芳澤、君所謂、至今、內亂不息之中國，事實似不盡然，此兩年間，殆已無內亂，因此中央威令得以實行，政府當局之地位亦至非常鞏固。討伐共匪之日見進步，對於增加中央之威信，確有莫大之功效。要之東北事變對於日本固屬有利，對於中國亦未嘗無益。即中國人對東北事變，偶然亦有善意的解釋。例如於南京會見某銀行經理時，亦謂：「余等對日本留學生歸國後之求職者云：君等爲何不往滿洲？若在滿洲或有使用諸君之處。」此言出諸彼方，吾人誠以爲然。」

石橋：「談到此方面，則中國人之性格成爲問題。」

滿洲之內政任用中國人

高木：「不能以日本人之水準，測量中國人，故在滿洲，過於使用日本人一流之手法，大有考慮之必要。即如中國人常謂：吾人飲茶，已覺愉快，而日本人，無論如何，必須紅茶加以砂糖方可之類是

也。如丁鑑修氏等亦謂：「在產業與技術方面，日本乃先進國，故在此等方面，自可以日本官吏任之，然內政則以委之中國人或滿洲人爲宜，不然，土匪終無消滅之一日。」

中國人之性格

石橋：「中山君，請關於中國孔孟之情形，作一談話，如何？」

中山：「剛才三位先生之談話，已盡其概略，余在東京郊外，眺望遠方之中國，聆悉高木君之談話，心中非常愉快，蓋余心中所想像者及所期望者，似乎皆爲先生之言詞所證明。」

「然則，現今中國人之性格問題，日本人有慎重考慮之必要。有人謂，中國人爲全無信用之國民，日前與自天津滿洲方面歸來之人，偶然相遇，聽其談話，亦謂中國人之性格甚糟。余聞其言，不勝憤然，卽謂：「諸君之談話，若僅止此，則在中國居住二三年，卽可知悉，但進一步之事情，則甚不易了解。以余所見，中國人乃富於現實性之國民，因其爲現實之國民，故富有一種指導精神。」以上，乃當時談話之際，偶然憶及者也。但現刻既提出孟子之言，余雖不甚理解古典，然在現今中國，一種所謂

新生活運動之思想運動勃興，而恢復中國固有道德之呼聲亦因而起。孔孟所生存時代，乃春秋戰國時代，當時國內與現今同樣混亂，人與人之間，居恆互相敵視者也。惟其孔孟生於此種時代，孔子遂爲一世所尊崇，成爲中國之最高權威者，以迄於今日。因此，若謂中國人爲如何人，則可答爲：富有人性的國民性之國民。」

「以上所述，係因憶及長谷川君曾於我等雜誌上，發表關於孟子之論說而來。但今後中日關係之改進上，尙有一事須注意者，卽自滿洲事件以來，日本一方面被警戒，而他方面又被尊敬，詰其所以然，殆因日本已恢復東洋的本能之故歟？」

中國現尙在革命途上

中山：「抑吾人若欲理解現今之中國，首須考慮者，卽爲中國現尙在革命途上是也，而日本之外交演說等，常指摘其爲無政府狀態之國家，但以中國人而言，必謂中國現在努力進行革命，此乃當然之事。若問中國革命對象爲何其一，乃殘留國內之種種封建的現象；其次，則爲對外國之不平

等關係。所謂外國者，係指西洋之帝國主義而言。依照孫中山先生之計算，在此等不平等條約之下，每年至少須受十億元之損失。但此事實，若由享有治外法權之帝國主義國家而言，則必稱爲係條約上之權利，事屬當然。總之，在此當然之狀態下，中國大概忍受十億元之犧牲。」

中日間不和之理由——日本之二重性

中山：「迄今中日間之不和，由於中國人方面之原因者固甚多。大概言之，不能從本質方面考察事物，固爲中國人一般之缺點，然因日本外交方面之情形，而使其發生誤解之事實，亦復不少。在某一長期間內，日本自身無有如今日之安定的積極的力量，故必首先以自己力量之所能及，以解除自己之被壓迫境遇，故對於西洋，務必取妥協態度。職是之故，歐戰之後，日本自身，在某種程度內，其行動有，如帝國主義之分贓者，然，換言之，在西洋對東洋，日本對中國之關係中，日本不免帶有二重性。」

滿洲事變乃當然之事

中山：「歐戰後，世界一切情勢，甚爲切迫，而日本，亦迫於非造成一自給自足之界限不可，故其自衛上的發動，卽爲滿洲事件。於是，所謂「滿洲事件」者，誠如先刻蘆田君所說：「外國與中國將認其爲日本破壞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行爲，而深懷憂慮。」然縱將其根本破壞，不亦可乎？彼等對於彼等自身所根據之該項條約之反時代性，有熟加考慮之必要。結局，一方取門羅主義，而他方對東洋則採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此種情形，歷史上豈能永久繼續乎？要之，滿洲事件，雖爲對九國公約之反對綱領，而日本之採取此方向，乃屬正當，故今後對於中國問題，仍以積極向此方向發展爲佳。又前此中國當局，曾向日本要求平等待遇，其真意，除要求日本人除去其優越感外，實際上仍希望日本首先撤廢治外法權。余意，在適當時期，將其撤廢，此爲日本所應採取之政策者也。」

中國絕對不可分割

中山：「中國若仍然不轉向，由日本人視之，中國或將分裂爲三部分勢力，此雖不能謂爲分割，然南方有美國之勢力，長江沿岸，有英國之勢力，日本則事實上支配華北，故若南京政府之政權一

且崩潰，則此等勢力，將局部的發動於各地，亦意中事。然余則以爲中國，若由日人方面認爲係親日時，則始終非保全其領土不可。誠以天下若三分，即使其中之二部分，屬於親日部門，然而其他一部分，無疑將成爲英國或美國之勢力範圍，此則大大不可。蓋中國無論由自然方面、地理方面、經濟方面、或歷史方面而觀，終必須維持其一個單位，而使其發育乃可。故放開眼光而論，今後中日兩國必能使雙方入於實質的提攜。」

王道政治之意義

中山：「其次，現今滿洲之王道，中國人常奚落而呼之爲「忘道」，孫中山先生等雖亦恆講說王道，然上古之王道，在現代必須取何種形態？卻有對中國人說明之必要。孫中山先生等以中國與尼泊爾之關係，爲理想王道之標本，但該項事實，乃爲近代產業關係發生以前之問題；今後之「王道」，乃指不事榨取而成一有系統有組織之集團而言。例如中國產業漸進於發達之域，自屬當然，然而當中國之產業發展，在無條件無統制之時，必將與日本之產業衝突。如此，則中國之產業發展，

將在某種程度內停止其進行。故如中國產業後進之國家，無論如何，應與日本決定比率，在此比率下，俾雙方皆不妨害進展之選擇與統制，甚爲必要。例如：中國若獎勵棉生產，而供給於日本，則不期然而然自成一種經濟的分配，如此則提攜完成矣。現今乃至將來，日本與中國之關係，不能認爲與過去所謂一般的國際關係，蓋就現今世界全體而言，所謂國際關係者，應稍擴大其單位，即非以一國，而乃以一羣爲其中心。所謂滿洲獨立，亦僅不過表示今後東洋獨立國之一而已；在東洋不應有排日的獨立國存在；此種思想，應有使其澈底明瞭之必要。』

中日關係之障礙

石橋：『欲發表談話者，尙有木村、長谷川、長野、杉森諸君，請蘆田君提出問題，如何？』

蘆田：『成爲過去中日關係障害之事實中，關於社會的理由方面，長野君有無意見發表？』

中國人之領土觀

長野：「頃間，業有三位發表談話。但關於領土問題，余之見解如是：中國人對於領土之觀念與日本人之領土觀念，完全不同。日本人雖寸土亦不肯輕棄，一旦已成爲自己所有之土地，雖遭任何犧牲，亦決不肯捨去，此爲日人之性質。而中國人不然，一時卽失去領土之一部，亦不認其爲重要。此點由於對滿洲之意見，已可見出非常差異。足知日本人之頭腦，不能了解中國人之心理。」

民衆之排日感情根深蒂固

長野：「其次，當論及中國之排日問題，余亦承認現時南京政府漸有轉換之傾向，南京政府現以自身之立場，有不能不轉向之趨勢，但不能以此卽認爲全中國國民之感情，已一躍而至於融和，此乃屬於另一問題；蓋中國人之排日感情，非一朝一夕所能全滅。就中國之排日而論，西洋之所謂「經濟絕交」，與中國之所謂「經濟絕交」，根本互異。就西洋人說：「經濟絕交」形式上係由國家自身執行；而在中國，則殊非政府所能左右，乃表現於民衆團體之形式。雖類於「經濟絕交」，而形式仍相異，故政府當局，仍可以行使親善工作。雖然，依中國國民本質而論，縱在民間，中日雙方仍

可以實行親善工作，但有非常努力之必要。』

如何方能緩和惡感

長野：『在中日兩國國民之感情間，有種種障礙，然就其中之一二點而論，余認為日人間極富於輕視中國人之感情。『優越感』與『自信』等態度，有之固佳，然不可因此即侮蔑或輕視他國人。日本人輕視中國人，而同時，中國人中亦有抱輕視日人之觀念者，此種態度，應相互除去。日本人視中國人為愚鈍，而自以為優秀，然中國人亦將謂：『既如此，日本在世界上何曾有光榮文化？歷史足以證之。』國民觀念與民族性之互相差異者，乃由於相互之傳統與環境各殊使然，以觀念與民族性之互異，即予以輕視，或侮蔑，誠為不宜。因此，余意須將此種輕視、侮蔑等觀念捨去，同時對於中國事情，應誠懇研究。』

中日之輸入文化方法互異

長野：「於此，有應注意者，即關於輸入一切經濟文化，中國與日本之方法各不同。在日本，因富於團結，故能在鞏固政府之下，外國文化可以作有系統的輸入，而促進自己之進步，故進行甚速，且能全國統一，此其特徵。然若政府之方針錯誤，仍可以非常速度向錯誤方面進行。第在中國，因其不統一，故甚遲緩。惟係由於民衆自動輸入，故雖不統一而速力遲緩，然因此不致有如日本之弊害。余對於中國之文化、經濟等各方面，認爲均有此種傾向。由此而論，進行方法，既非常互異，故不能以對於日本之見解適用於中國。即排日一事，亦非一朝一夕所能轉換。若欲使中日關係恢復正常狀態，即在民間，亦應於各方面爲長時間的努力，方可如何可作長時間與充分的努力，第一步，爲了解中國情形，對於中國之社會、經濟、文化等等，必須爲充分之研究。當國民革命發生時，中國之研究一時盛行。但余感覺當時日本人對中國研究熱烈，並非真誠的研究中國，乃不過認中國爲一有興趣之問題而從事研究而已。興味一旦薄弱，而研究熱，亦即如火之消滅，但其必要程度，並未消滅，卻反有增加。」

提倡研究中日交涉史

長野：『余認爲在中日關係改善上，尙有一問題須待研究者，即中日關係已起源於太古是也。古代中國之文化、經濟、制度等，對於日本之文化、經濟、制度，究已發生何種作用？研究關於此方面之中日交通史，實屬重要。但此項工作，必須相當人力、財力，與時日無疑。此雖非簡單工作，然如不明瞭過去情形，則對於將來根本改造中日關係之對策，勢將難於籌畫，故此項研究，乃非常重要。余對於中國社會之動向，甚是關心。』

關於鄉村建設研究院

長野：『最後，試一再述研究中國所必要之一例，即余認爲中國農民之動向有二，茲就其學問、思想之系統而論，南北互異，且經濟情形與其他種種關係，亦莫不然。南方有共黨之活動，反之，北方則有新興之農村建設運動。以山東河北等省爲中心，有所謂鄉村建設研究院者在焉。在山東河北

等省內，設立試驗區，山東省內有二所，指定兩縣爲其試驗區，而該縣則屬於研究院長支配之下，在鄒平縣即由研究院長兼任縣長。以此兩縣作爲模範縣，組織完全的自治自衛的農村，且加以種種訓練。在此兩模範縣內所作之種種理想建設，將漸次擴大而普及於全省，由一省而及於各省，如斯一步一步推進，則中國將漸次成爲一理想建設之國家。而此項運動，現正非常順利進行。余處亦寄有若干材料，余對之亦有相當連絡，但對於此等事實，國人動輒嘲之爲中國軍閥所爲，余意不能輕加以譏笑，蓋其中含有豐富之健全思想故也。既有此種種運動勃興，吾人即應爲充分之研究，唯不應僅責成於政府，民間各方面亦應努力於中日關係之改造。但於此吾人仍須排除輕蔑中國人之觀念，而立足於鄰國之觀念上，以長期間之努力與時日，一步一步向完成之途進行方可。」

中日之思想運動

石橋：『杉森君關於日本之思想運動與中國之思想運動，可否一發宏論？』

杉森：『若談及思想問題，余向無特別研究，可作答辯。即對於不能影響及於社會的規模之思

想運動——假使有此種思想——在研究今晚之問題時，似亦無言之必要。但有如諸君頃在談話中，業已充分說明者，即在最近中國，事實上共產黨及蘇俄等勢力甚大，故由此方面，以比較中日兩國之思想界，較易多得材料。」

中國共產黨運動之檢討

杉森：「共產主義思想之在蘇俄，因有足以使其迅速發展之社會基礎，故能迅速發展；而在中國，則卻缺乏此種社會基礎。今於熟悉中國社會情形之中山君、高木君、蘆田君等前，作此種談話，似覺近於冒昧，然家族主義，在現今中國，事實上尙甚有力。現今蘇俄對於家族主義，即在觀念方面，亦努力使其消滅。其次所謂無產階級者，蓋以產業革命爲其要素。然在現今中國，表示產業形態之工廠、公司、銀行等皆感缺乏。產業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乃表示產業革命後之行動形態者，而在中國亦付缺如。情形既如此，故現今之中國政權，由某方面觀察，甚是微弱，且無真正政治，換言之，即尙帶有若干督軍或軍閥時代之習俗。雖政治上之形態大有變更，然從經濟方面觀察，應以蘇俄之思

想，較爲有益。以上所述，事實上，將構成一大要素。」

『閣下既囑余以思想問題，余不能不有所應答，但請便插一言，即先刻恭聽蘆田君答辯高木君之質問時，余亦感覺甚深興味。因只限於質問之形式，故蘆田君主張之背景如何？限與今晚之材料有關者外，余不便明言。但閣下談話中，有「中國人關於日本對中國之態度，內心所希望者爲何」之句。』

蘆田：『是。』

中國人所希望之政策不能實現

杉森：『日本對於中國之政策，務以採取合於中國人內心所希望者爲宜。不然，日本對中國之發展，或中日合作等，皆將不克成功。余意足下之質問，或係以此種思想爲其背景。余甚欽佩芳澤氏之理想主義政策，其問題在乎方法維何？換言之，不外技術問題而已。所謂技術問題者，或爲不堪入耳之言，或爲花言巧語是也。惟在相互間，縱有不堪入耳之言，務請相諒。既如此，在余之意，中國人如

只限於以自身現實所歡迎所希望之政策要求日本採用則萬不可能此非限於日本對中國爲然，閣下試一披覽專門之國際關係歷史即可知矣。（即在國內此種史冊隨處皆有）』

中國對日要求之裏面有列強之影響

杉森：『但余關於日本對中國之態度，似乎主張應採取中國人自身實際所希望之政策，以便向中國發展。在就日本言，惟此途可造成中日合體之良好社會。吾人苟欲決定中國人對於日本之心思、態度及行動，不僅注意日本對於中國之心思、態度及行動如何，即現時美國對日態度如何？又最近之將來，將取何種態度？亦當加以研究，然後以推測所得而爲決定之張本。不特此也，尙有蘇俄，但可暫置勿論。其他尙有英國，但英國在最近仍採取保守態度，亦可留作他日再談。』

白人分割中國希望再加以認識

杉森：『要之，此與美國人之性格亦有關係。吾人試一觀美國所處之位置，其後再觀往昔白人

東漸之歷史尤其鴉片戰爭以來之歷史；其後再觀中日戰爭結果時三國干涉之歷史。自此二三年後，試一再檢討德國之對於山東，俄國之對於滿洲，法國之對於揚子江沿岸之既成地盤等分割之事實，殆莫非爲便於他日之再分割起見。其後再觀英國從新租借威海衛，而對揚子江沿岸則倣效法國行動之歷史；其後再觀翌年美國之要求門戶開放之歷史。』

列強之對華政策未曾變更

杉森：『其後因華北事變，此時日本亦加入壓迫中國的團體，不久即成立英日同盟。當時英國，乃一強盛國家，日本因在此種情形之下，遂與之締結攻守同盟，自此而後，列強對於中國之預定態度，（或稱爲政策方針，）竟暫時中止。英日同盟，雖在華盛頓會議以前解約，爲近數百年間，即自十五世紀末葉，東來白人對於中國之方針，（或謂爲態度亦可，）仍未變更。此種方針，因有其歷史的必然的基礎，故尙未至於根本消滅，且非容易消滅者也。若謂有時可以消滅，亦只限于一時爲他種力量所阻止而已。是以自英日同盟解約後，即有最近滿洲事變發生，蓋見于日本之武力與經濟力，

相當鞏固，故列強不得不中止其分割中國之企圖也。」

「然而此等企圖並未絕對消滅，故日本對中國之態度及方針，必須先認識現時美國對中國所取之態度爲何，以及將來應將取何種態度爲重要目標，即蘇俄亦然，因對於此等方面之認識較之對中國人尤爲重要故也。」

有認識中國之必要

杉森：「以上所說，有如長野君等所述，並非謂對於中國之認識，不認爲重要。不過上述之點，雖有絕對必要，然此一點，仍有同樣重要，且不可過于遲緩者也。讀李頓報告書時，即覺該文之真意義，實曝露於最末之數行中，至今吾人猶抱此感想。今日中國所最需要者，爲鞏固之中央集權。但中國人自身無此能力，故國聯爲中國之利益，替代中國執行之。此乃最重要之點，其措詞如何，姑置不論，但事實上，即謂之爲分割，亦無不可。至最近西洋方面，忽採取旁觀態度，其真意殆在靜待日本勢力稍弱，然後可乘機而入。因有此種關係，日本大有參考之必要，且有研究之必要。但吾人不能單據此

而決定對策，因日本對中國，若採用中國人所希望之政策，結局，白人之勢力，由日本立場而論，在中國未免過於伸張。』

石橋：『請木村先生發表談話。』

經濟提攜乃根本策

木村：『關於如何方能使中日關係圓滿之問題，余可將從來考慮所得者申述之。徵諸過去事實，如吾人所習知，有時非常圓滿，而有時又非常惡劣，若謂以政治的手段而使其好轉，則視當時中國之國情及日本之態度如何，或亦有好轉之可能。然而稱之為永久策可，稱之為根本策亦可。余將明白聲言：中國國民，豈不以自己生存，自己利益為其一切行動之根本乎？徵諸中國之悠久歷史，徵諸中國之社會狀態，則可知之矣。就此點而論，中日提攜之根本策，仍然與經濟利害相關聯，否則，即不能認其為永久策。自滿洲事變後，一時持久的抗日行動甚囂塵上。然漸漸不能繼續，直至最近竟一變其從來之態度，其所以然者，乃由於中國一般大眾陷於有史以來所未曾有之疲弊困憊狀態，

有以使然耳。』

購買中國商品

木村：『然則當如何方能使中日間以適合於國民生活之利害關係相結合。此乃非常困難之問題，依先刻高木君談話之意，使中國生產日本所需要之棉花，以供給日本，此實屬上策，但余意不
只限於棉花。總之，日本向中國購買貨物，應有特別考慮之點。近來任何各國之間，皆漸漸採用物物
交換制度，尤其與中國間之關係，只須購買其貨物，即可賣出日本商品。故設法購買中國貨品，實為
得計，獎勵其栽培棉花，而購買之，尤為要策。』

日本可援助中國實行金匯兌本位制

木村：『近來余常考慮，此外有無其他良策，遂思及有無何種方法，可使日本銀市場發達。俾日本
能立於支配中國金融匯兌之地位，但此終覺困難。最近中國存銀大批流出，情形甚窘。在現今金

融、經濟尙未組織完成之中國，終不能阻止其流出。其原因，在乎美國而美國之購銀政策，乃基於政治、上之原因而來。美國現時之經濟狀態，若無變動，恐不輕易廢棄此項政策。至於如何方能救濟中國之危機？余從來雖未曾加研究，然以供諸君研究之參考起見，亦可略爲申述。以方法言，除於此時改革中國幣制而採用金匯兌本位制外，別無良方。但即使採用此方法，其結果仍不可得而知。不過余考慮之結果，認爲此項政策，似有採取之必要而已。若日本承認中國借款，則以限其使用於此方面爲宜。要之，苟能以日本所借之款，作爲匯兌基金，存於日本，則中國因日本之援助，遂可成立一種金匯兌本位制。結局，日本即可掌握中國之金融，匯兌實權。夫如是，中國國民生活基礎之重大利害關係，將發生於兩國之間，余意此項政策，乃爲中日提攜之根本策。」

『如長野君所言，欲從中國民衆之腦海中除去其排日觀念，雖費五年十年之時日，亦不可能。又縱令使用政治手段，一時可以使中國對日態度變換，然只限一時，不能持久也。故欲使中日間結成深切提攜關係，日本非向此方面研究，而樹立其根本政策不爲功。』

滿洲乃良好之試金石

木村：『滿洲問題亦爲討論之題目之一，故余亦願於此方面稍抒意見。第一究竟中國，須採取何種政治形態？然後方能促進統一？第二，中國究竟採用何種制度，最爲適宜？此皆難於解答之問題。試檢閱過去數千年歷史上所有之制度，亦罕見有成功者，則就事實言，縱將今日歐美所採用之制度，施之於中國，果能成功與否，亦屬疑問。於是滿洲遂成爲最適當之試金石。吾人固應使滿洲（在某種程度內借用日本力量）立於能自由採取政策之立場，但日本不必在滿洲移入日本之制度，日本人應熱心研究中國舊時代之傳統的適合於中國的特殊社會制度。倘以此種制度，施行於滿洲，而果能實現一理想的、新興的、經濟形態之國家，則對於中國之影響，將非常重大。從而在中日關係上，或將造成一偉大的劃時期的事實。』

中國將向資本主義發展

長谷川：『已經有種種談話，余不知應從何方着手，但先刻廬出君曾說明中國之思想運動與日本思想運動之關係，余對此問題，無特別研究，當不能作答覆。然而吾人如欲檢討中日關係，仍須視中國社會情形如何？若單就思想運動觀察，似無何等重要，最好依經濟上之發展過程觀察將發生何種運動，然後再就思想方面加以留意，因一國在經濟上之發展，實更有重視之必要。由外國輸入之思想運動，乃為表面貨色，吾人若在短時期即認為實際社會之現實的反映，實屬錯誤。中國之共產運動，曾盛行一時。當鮑羅廷居留漢口之際，蘇維埃方面及各國之共產主義者皆認中國早晚將全部赤化，而大發議論。當時，余亦曾作一論文，說明中國決不致全部即行赤化。余之言論曾被一部分反對，其理由，殆為余不詳知中國經濟情形。但就原則上而論，須知所謂赤化云者，其意義不外乎：（一）指各國對華帝國主義運動，因本國政治的經濟的形態之動搖，而失其力量而言；（二）指各國帝國主義對外之方法，發生變動，因此對於中國之控制力量，發生動搖而言。然而吾人並未認為歐美等資本主義如此易於崩潰。至於中國之資本主義，由於自身之經濟特性，亦不能如日本之迅速發展。不過在原則上，似可認為在進展中。吾人雖未曾思及各國之帝國主義將沒落，然當中國之

資本主義發展至某種程度時，可漸次與之合作。余曾探詢長野君意見，亦謂：「畢竟中國的社會情形，非常複雜，決不能如此簡單進行。」中國一部分腹地，雖已有成立蘇維埃政權者，然不能認為因此揚子江沿岸之資本主義，即不能成立。揚子江沿岸之資本主義，苟不致崩潰，則中國終必將以此為中心而發展其資本主義。此與外蒙雖已蘇維埃化，與中國固有之資本主義，完全無關一點相似。而在某種程度內，可以並行不背。現今似已漸漸有此趨勢，故結局中國更向資本主義發展，此則已有事實為之證明，毋庸多述。」

中國之發展與日本之利害

長谷川：「現刻敬聆各專門家之宏論，方知關於此點，諸君之見解，皆以為中國將向資本主義途徑發展。然而中國若過甚向資本主義發展，則對於日本將有不利。反言之，中國之資本主義不發展，則日本利莫大焉。抱此種意見者，在經濟界及其他各方面，似不乏其人。在先刻之談話中，所謂在政治方面，須以平等對待中國者，乃先假定資本主義之必然發展，且假定中國之資本主義之發展，

對於雙方相互利之故。然亦有見地不同者，其意蓋謂「一部份中國人，或將認爲此種行動，將反映於一部政治的行動上而懷恐懼者，於是，中國人對於以資本主義式的援助，稱之爲經濟侵略，但結局，或將表示感謝；不然，以資本主義的方式而壓迫之，或竟制止其某種程度以上之發展，永久使其爲殖民地，更較爲有利。」關於此等情形，余等雖不詳知，然日本國民若立足於協助中國資本主義之發達時，對於此點，有特別注意之必要。木村君意見，仍然以互相理解經濟的協調爲正當之方向。惟木村君認定中國國民爲實地主義的國民，實則今日之國際關係，不能成立經濟協調者，不僅限於中國，其他國家，想必皆然。現今之國家主義，即所謂排他性質的國家主義，即由於經濟協調不能成立之所致。英、美、印度等國，對於日本皆立於嚴重的相反地位者，其原因即由於經濟關係之協調破裂使然。余意決不能只認定中國人爲實利主義之民族，而遂依據其性格，採用特項政策，蓋此甚爲危險故也。就國際資本主義全體的狀況言，無論對於何國，皆可作如是觀。若只認定中國人爲如此，而對於其他國則否，則對於中國，或可不至錯誤，然在其他別國，或將發生錯誤，亦未可知。」

「滿洲國」成立乃既定事實

長谷川：「此刻關於滿洲，已有不少之談話，然此等談話有如蘆田君所說，概皆立于批評之立場；然考察歷史的過程，由於某種情形而發生，即形成事實上之形體，復以此為基礎，而考察其發展經過，此實為政治上與外交上應有之形體。凡認為決不應該如此之事，而此項事實一旦成立，即為其永久根基，根基既立，則欲使其返還原來狀態，祇可稱之為理想，而不能稱之曰現實，故不能實現。例如某一國家形態，既已產生，且具有現實性，即可以其形態為基礎，而準備應付其以後之發展過程。職是之故，外面之反對「滿洲國」之成立者，如蘇俄，如中國，如美國，如英國等，或將視此既定之事實，究已入于崩潰的過程，抑或已入于建設的過程，而決定其方針，雖極不一致，願其無積極主張滿洲恢復原來狀態之理，則至為顯明。美國乃一抱有非常奇異理想主義之國家，故言辭上，常賣弄理想的言詞，而實際的態度，仍然承認既定事實，且已經以此為基礎，而決定其政治與外交工作矣。至如高木君等所說，即中國人自身，現已開始轉變態度者，其理亦可想像而得。要之，中日關係，已達

到一定階段，變態之現象，漸歸消滅，常態的外交關係、國際關係等，已漸入于發展之途。既雙方與普通之國際關係相同，則吾人深信彼此由經濟關係之親密，而入于文化關係之親密，而此親密關係，又可反映於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之動作。」

理解中國之精神文化

長谷川：「關於文化，業有多數先生發表談話，然與文化有關係者，原有對華文化事業等組織，無論號稱爲精神文化，或任何文化，要在此方面，日人對於中國人不應抱有優越感，因日人抱優越感，對華文化事業勢必將發生一種反感。故日本對於此點，似亦有所理會。科學方面，吾人雖努力協助，然一般日人，對於中國精神文化，更應予以理解，且更應由此方面努力研究，以理解中國人之立場。不但如是，即努力此項研究之人，不能單以先覺者任之。爲謀理解中國人起見，即一般國民亦有理解中國文化之必要。要之，不特中國文化，即日本自身之文化，日本人亦不可不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希望日本之政治家外交官等能以中國政治家外交家理解其本國文化之同等程度，理解日本

自己之文化。』

日本之文化外交等于零

長谷川：『在歐洲之日本外交官，是否能與歐洲政治家處於同程度，對於外國人，亦能說明本國之文化狀態耶？日本外交官與歐洲外交官對話之時，關於精神的文化的談話，雖不至認為禁忌，然恐貽笑大方，往往禁口不談。即非關於精神文化方面，亦有一事常爲人道及者，即德國皇帝曾向日本大使問及田中正平氏之事，大使答以不知其人，此事竟成爲話柄。於此古典文化，更不能不十分理解。中國青年如何，雖不得知，然清代公使關於中國文化，似乎甚有自信，因此曾博得各方尊敬。有時與日本公使並坐，因日本公使無文化的修養之故，遂有認日本等於中國之鄉村之事。在此方面，中國人對於本國文化，似有相當之宣傳力。不特中國爲然，即駐日之外國公使等，因對文化有理解者甚多之故，亦常研究日本及東洋文化。英國大使耶里歐氏，乃一有名之佛教研究者，自明治初年以來，長久居留于日本之薩脫，於宣傳日本文化于世界上頗有功勞。而日本人之大使中，有無一

人曾作此種事業，以文化使節言，謂日本人之外交官，全無此資格，亦不爲過。日本對於此事似漸有所覺悟，因此外務省乃着手於對華文化事業之建設，然已覺太晚。職是之故，使對方于文化方面理解日本，既爲不可能；即日本人，對於中國人、英國人、美國人等，亦不能在文化方面理解之。現在，關於中國人之性格，已有種種談話，然日本之政、治、家及其他，對於此種意義之文化精神，是否能理解此乃爲文化國之日本之根本缺點。總之，在教育、學術等方面，尤以教育方面有深刻考慮之必要。至於經濟問題，日本人關於對外之事務，較之世界任何國人確較有心得，但即此一點，尙不足以言促成國際間之協調。此無他，蓋以經濟方面之親密，必須與文化方面之親密同時並進乃可。此方面之重要，一般人常不注意。及今急起直追，雖覺過遲，然只須繼續進行，問題總可日漸解決。

石橋：『中國古代，思想方面，科學方面皆極發達，然現今則文化衰落，其原因究竟安在？』

中國文化中斷

長谷川：『中國之事情甚難。余等認文化之中斷與繼續，爲最困難之問題。如土耳其、波斯等古

文化國——波斯等國，乃古代最盛之文化國，若談及現時波斯之文化，恐無一人知悉者，現時波斯，除從新吸收歐洲文化而外，絕無發展之途。因自己之文化，業已中斷也。中國文化，迄於清初，未曾中斷，然由易姓的革命，前代之文化，動輒有被破壞之可能。雖中國文化，尚在繼續之中，然自第一次革命以來，文化方面，已有中斷之現象。』

石橋：『日本如何？』

日本文化連續

長谷川：『余意日本文化乃始終繼續者也。在東洋有繼續文化之國家，日本以外無他。印度、中國之文化，在繼續一點上，不及日本。日本文化即在明治維新時代，亦未中斷。何以言之？蓋維新之變革，為王政復古，所謂文藝復興，乃其重大原因。當此之時，在封建制度之下，古典文化似已中斷，但日本對於此方面之精神及態度，甚為明瞭，故對於復興工作非常努力。至明治十年止，其間雖為非常混亂時期，而國史之編纂，仍繼續不斷。即現今之政府，對於此種偉大事業，恐尚不易進行。自法律、政

治、經濟、教育及其他，以迄于郵政歷史等，竟成一部巨大史冊，其有益於文化復興可以想見。際此社會革命潮流澎湃之時，日本文化，所以尙能繼續者，即由于此種態度所致。但有一點引爲憾事者，即吾人於教育方面，社會習慣方面，皆少注意，其結果，則爲使現今受此種教育之日本政治家、外交官等，全然不知日本文化。至何以造成此種情形，吾人以爲將歐洲教育制度囫圇嚥吞，固爲其原因，然在明治中葉，已將所謂「國粹」時代之名義，加以修正，以迄于今日……」

中國之科學發達落後

杉森：「余願仍然繼續文化之談話：中國文化，雖云落後，然此處之所謂文化者，乃發生於歐洲近世初葉，以前殊無所謂科學之文化。及至近世，歐洲科學成立。當時之科學，首先即適用的、產業與軍事，於是物質的、方面突飛猛進。故在科學尙未發達之社會，必然漸被征服，而中國因此遂至落後。當時日本因有中國首當其衝，故西洋未注意及之。日本即於此期間內，痛覺對於產業與軍事有採用科學之必要，遂努力進取，造成如此局面。因中國落後，故現今與日本相隔遠甚。」

石橋：『最後，請蘆田君一談。』

希望以日本之國力爲基礎決定對華政策

蘆田：『最後尙欲一言。杉森君曾謂余不明白表示意見，將背景深藏不露，余確有如次之感，想以日本現今之國力，其中含有經濟力、武力及其他種種力量，對於匭圖、嚙、吞、中國、四百餘州，似尙有不足。職是之故，日本向易於消化方面進攻，乃當然之事。若以消化力不強之體力而嚙吞巨物，在實際政策上實有不利。故日本今後十年、二十年間，仍如今日之步驟繼續進行，實力必益愈於強大。惟於此期間，務須隱忍，以此爲基礎而決定對華政策，此乃余現在之意見也。要之問題，必須依實力解決，須知在中國、四百餘州，儘有與世界各國共通、商貿、易及協同開發產業之餘地焉。』

石橋：『感謝感謝，於此宣告閉會。』

中日問題之話

中野正剛等

華北問題之真相

記者：「今天特請視察最近的中國而歸來的政治家、新聞記者各位，關於中國之實情，和中日關係打開的方法，願聞各位的明教。」

室伏：「華北自治問題的發生，是不是中日關係新的發展的一階段？將來如何變化尚難明瞭。究竟這個問題是怎樣一回事？廣田外相在議會裏的演說，不曾加以提及，不知何故？這個問題的真相，我想請大西先生爲之說明。關於這個運動，外間有日本爲之口口（原文刪去兩字）的風說。請從這點說起。」

大西：「兄弟關於華北的……（原文如此）和所謂農民運動等的經緯，此次雖曾前往實地

視察，仍不甚明瞭。但由個人觀察，華北地方在日本與「滿洲國」之間，無論如何，不能不設法作成特殊的安定情勢，這是一個必然的事理。在東京方面有人主張，說是爲日本計，先把「滿洲國」弄好，就很夠了。至於華北問題，那是一件多餘的事情，最好是不要枉費工夫，早日罷手。這種意見，在兄弟個人是不以爲然的。由兄弟看來，華北問題的必然性，自滿洲事變開始時已經有了。這和昔日清朝起於滿洲，而占領熱河，北平隨即陷落，明朝滅亡，是同樣的。熱河和華北的關係，其緊切自昔已然。所以今日無論如何，滿洲與華北之間不能不加以調節，以期早日作成安定的狀態，實在是事所當然。把南京政府在華北的勢力一掃而光，把華北恢復過去南京勢力沒有達到的時代的原狀，而後團結華北的殘存勢力，作成一個和平鄉，豈不是個自然的歸趨？像五省結成的聯省自治，華北聯省自治運動，便是在南京政權南退後的問題而宣傳於世，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是關於這個運動，在事實上究竟有如何程度的推進，在實際上究竟是何經緯，兄弟對之，感覺相當興味，很願意澈底明瞭。不幸得很一經實地視察，便發見所謂五省聯盟，其範圍殊廣，各省有各省的立場，絕不是在日本所想像的得以一氣呵成而進行的情勢。日本在最初，自然很想五省一致行動，但其結果，視爲相當

靠得住的閻錫山，則態度游移，而跑往南京去了，於是撇開閻錫山，而就河北察哈爾兩省，再加上山東，暫以此範圍而結成自治，其結果，視為當然加入之山東，又因內部事情而未能實現。因有此等原因，遂使自治運動僅冀察兩省爲止了。事情所以弄到如此地步，無非由於南京政府的種種牽制。結果除成立今日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外，沒有別的法子了。中間南京政府一度派何應欽北上，試行種種妥協，沒有結果，於是冀察政務委員會始獲南京的承認。在形式上，由於南京的任命，冀察政委會一面與南京相維繫，一面則與日滿保持相當距離。規模尙小，在當地受着種種非難，但較之黃郛何應欽時期，不能不認爲進步了。在今日的華北，欲擁立有德望的人物，事實上殊不可能，計惟有以具有相當力量者爲中心而進行罷了。兄弟個人意見，現在華北新政權，無須加以最善次善等的評價，僅在華北地方剛剛得到中日協力的機會，即以他們爲對手而進行一切，亦是無可如何之事。假使不以現在的局面爲基礎，而全力加以彌補充實，則華北的前途，得更難收拾，這是兄弟個人視察歸來所抱的堅強感想。

奎伏：「中野先生的意見如何？」

中野：「日本對於華北的做法，各方面對之，都抱有缺乏統一的觀感。但華北問題，實在具有像大西君所說的必然性。因為時機未熟，只能以現狀爲止罷了。一方對於華北時局的關東軍的壓力，也無非是日本整個的膨脹力所流露的力量。關東軍有優秀幕僚一百五十名在那裏住着，最初雖有人批評說，軍部不知道甚麼，不行，可是坐着飛機向綏遠山西活動視察實際事情者，便是這班被看做不知甚麼的軍部裏的人。華北問題的現實性，即此大可證明。在時機尚未成熟的時候，而開始華北五省的自治運動，固然有人說是失之稍早，可是我們到那些地方去一看，便知道平津一帶舊北洋系軍閥官僚的失業浪人，有多數存在着。他們並不像日本的失業政治家的情形，他們還作相當的活動，還有在財界裏面具有相當勢力的。當我們在那裏視察的時候，他們很多來和我們談話，說了種種好意的話。而況……若有偉大的人物前往，那麼他們的來訪者，必更衆多。像這類的人，若自南京方面視之，當屬於墮落的頹廢分子，而自我們看來，又豈不是同樣？既是中國人——爲親老家，更應爲親中國家才對。誰會想到像上述的一類人竟如是之衆多？從此可知華北五省的自治，若說是由於日本方面的口口，又何妨說是起於對方的誘發？因爲華北五省有自治之勢，俄國更加注

力於外蒙，而陝甘寧夏等赤化漸向東北伸來，更進而延及察哈爾，席捲華北，以威脅「滿洲國」。謠言所到的地方，民心惶惑，內蒙已形成一種慢性戰時狀態。察哈爾的住民，始有傾向「滿洲」之勢，綏遠又如何？照我們看來，這些部分的問題，若想獲真正解決，部分的交涉，實在沒有必要，只有中央政權的切實努力，才是辦法。蔣介石有切實努力的必要，日本中央政府也是應該切實努力的。關於使華北問題解消至無其必要的全中國全日本的融和一事，假使不由中央有責任的政權爲之進行，那麼由日本整個膨脹力流露的力量，（按指軍人的活動）在那裏發生作用，同時中國方面的向心力和遠心力，逐漸疎隔起來，感受北方俄國勢力的刺激，馴至發生何等變化，這便是現在的情勢。」

中日關係應將如何

室伏：「所謂全中國全日本的融合，是怎樣意思？」

中野：「中國對日，似乎有直接交涉的意思，但在今日以前，他們是依賴國聯而拒絕直接交涉

的。他們並且拉攏歐美，在國防方面，他們在海岸各處設飛機場，準備一朝有事，好給列強提供對日本空襲陣地。中國的情形既是這樣，那麼訂立全面的攻守同盟，使日本對中國澈底不加侵犯，不好嗎？不用說，便是成立攻守同盟，而實際日本的武力仍然在日本之手。還有一樣，就是經濟同盟也可以進行的。像這樣大規模的工作，是應由中央政府負擔的，但若是叫廣田君去做，先提出於像俱樂部似的岡田內閣的閣議去討論，是不會有結果的。要真正往前去作的話，我想只有由廣田外相親自往「滿州國」去一趟，和關東軍司令官，大使，以及關東軍幕僚們，切實的商個辦法，再由廣田君偕同外務次官和參謀次長板垣，逕赴南京，向蔣介石交涉，像往年大久保締結天津條約的辦法。這樣決心，在日本是非有不可的。與其提出像對華三原則那樣使人不感興趣的東西，實在不如拿出點真精神，實際幹去。說到這裏，便有一問題，就是外務大臣雖然得人，可是因為社會情勢的不許，這樣做法，是不易實現的。那麼問題又轉到內部來了。關於這個問題，假使沒有一個圓活的辦法，華北問題恐怕只有成爲排日的原因，因爲俄國的刺激日本動了，而因爲日本的刺激俄國也動了，其結果中日兩國均有不利，日本多少受損，中國更加不堪。日本因受損的情形，或至引起國內的變動，

也說不定，岡田內閣爲自身的安全計，也應該加倍努力的。（按本座談會係在岡田內閣存在之時。）
滿洲現在脫離中國了，在十年之前，有許多中國的朋友，總說是日本不交還滿鐵，中日國交是無從恢復的，然而到了今日，又怎麼樣呢？在今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下，日本豈能不找個出路。在滿洲事變勃發前，中國的排日，未免有些過分，到了今日，凡是從前所謂侵略的一切問題，都完結了。那麼，根據滿洲事變以來日本的躍進的形勢，堂堂正正向世界宣明日本的立場，於是把全中國擁攏來，使日本真正成爲東亞的支柱，才是根本的辦法哩！

室伏：「華北的自治運動怎麼樣？」

中野：「還是放任的好吧。實際說起來，若能澈底做去，自治運動自然是有結果的。在華北工作最吃緊的時候，有吉大使去了，和蔣介石談些甚麼問題，然而假使辦些姑息的事，反而使華北受一種刺激而大爲動搖。」

原：「像大西先生所說華北問題的必然性，那就是日本資本主義存立上當然的結果。然而華北問題何以不見一氣呵成的解決，華北軍閥何以不肯動作，這其中當然另有根本的問題潛伏着。」

在日本的報紙，說是日治爲民衆的利益，但結果則毫無成功；後來的農民運動，也是如此。在從前華北事變的時候，（按指長城戰役而言）日本的行動相當受着農民的抵抗，我想這也是日本應該加以考慮之點。」

中野：「日本在今日以前所做的事，在華北受着非難嗎？受着非難，就算笨拙了。」

原：「笨拙呵！此後的行動，恐怕也是如此。」

中野：「我想華北工作可以現在爲止，另外由中央出頭，進行包括全中國問題的交涉，是比較有效的。」

原：「卽令如此做去，而土著軍閥也是——」

中野：「做總比不做爲強，一次做不好，再做第二次。根本的說，我們不能沒有一個決心，就是無論在甚麼地方，總應該憑着日本的力量前進。遠東的事情，是日本人辦的。英美對於東洋，向來有一種優越感，所以無論是在印度，是在埃及，都應該把他們攆出去。你們不要糊塗，沒有得着日本的諒解，你們在東洋站得住嗎？我們憑着如此意氣，與中國的中央政府攜手，以圖兩國的親善，澈底的不

把英美放在眼中，英美自然老實了。日本在東洋的國際勢力，便由此確立。這是我所明瞭認識的。」

大西：「我對中野先生的意見，大體同感，華北工作，以華北能否全面的調整爲關鍵，應該暫且以現在的程度爲止，若再爲現在以上的進行，局勢將更加惡化，這是實際的情形。」

中野：「可是再深刻的考慮着，惡化倒也不要緊，惡化至多不過是打仗吧。真是到了打仗的時候，那麼日本國內的□□，也都可拿出去幹一下子……」

室伏：「在日本國內發起這種運動吧。」

中野：「我並不是要這樣幹，我是個政治家，假使我是個當局的人，我一定提出全面的交涉，不過是拉攏全中國這樁事，不是單在口頭上說的，非有取得國民的信賴和足以抓住對方的政治活動，是不成的。」

室伏：「杉森先生的意見如何？」

杉森：「中野君已經說得不少了。」

大西：「日本的對華工作和對滿工作，又「滿洲國」自身的對華心理，各各不同，把他統制起

來，是日本對華政策所應爾。一切事情，非利用軍部之力不可，在那裏和變動不定的局面相接觸，而袖手無爲，是不可能的；發揮超越理論的行動，是不得已的。問題固然可說是在日本，但「滿洲國」的行動，也應加統制。日本對於中國，不是以欺負他爲目的，日本所做的事情，是在喚醒中國的迷妄。中國最近已漸明白，日本在這時候，立定拉攏中國的大計，是不會錯的。」

中野：「那麼和中國締結攻守同盟和經濟組織，歐洲人對東洋的野心，自然會全部拋棄的。」
大西：「假使日本真正以東洋盟主，東亞的安定勢力自任的話，那麼對於中國徒以猜疑他們的態度如何爲事，是沒有用處的。在這時候，只有把對方的事情弄個明白，再把他一下抱攏來。」

中野：「廣田君應該大大的奮發一下子，自己往「滿洲國」去一趟，以求獲得對於歐洲的眞正理解，然後以板垣爲監護人，一同去找蔣介石。」

小島：「實在應該這樣。」

室伏：「他如果有這樣本事，豈不早就有了辦法？」

日俄關係的將來

中野：「現在中日兩國互相對立着，應該像上面所說的，締結攻守同盟，徹底的做去，把國防更該強化起來，把對於北方俄國的防務，更加堅固起來。」

室伏：「有沒有設立個第二『滿洲國』的意志？」

中野：「沒有那個意思。那是一樁不可能的事。」

大西：「中日全面的提攜，日本的大使命。不幸自滿洲事變以來，兩國反目了，因此，日本乃不得已而用武力以擴大東亞的安定勢力，想把中國拉攏來。可是日本的做法，如果稍差一點，便要惹出麻煩來，例如中國和俄國握手。萬一中日兩國打起仗來，中國是不用說的準要吃虧，可是日本方面，也不見得便能夠獲得好結果。全面的調整中日關係的時機，隨着蔣介石的決心，大概漸漸來到，這是我所相信的。」

中野：「我想即使中國和俄國攜手，俄國也是——」

原：「俄國不至和中國攜手。」

中野：「俄國不至幫中國的忙，他們只願意中國和日本鬧起來，弄的一塌糊塗，使布爾喬亞的勢力沒有了，才是他們的世界，他們才好對日本取敵對的行動。」

原：「滿洲事變後，中國和俄國恢復國交，大概是想利用俄國的勢力為後盾而牽制日本。但俄國雖與中國復交，在實際上，對於南京政府，並沒有甚麼幫助，在中國布爾喬亞政權存在的期內，俄國是不會給中國以援助的，遑論中俄攜手……」

室伏：「無論何國都沒有肯援助中國的吧。」

大西：「這回南京政府的陣容，可說是最終的了。他們顯着拿出了很大的決心來對日本，在這時候，日本為真正救中國而使東洋安定計，若再不發動大的政治——外交，是不成的。像中野先生所說，外務大臣應該親往滿洲去一趟，和那裏的權力者切實商決大計，以臨中國。假使沒有這種決心，想收拾現在的重大難局，如何可能呢？」

室伏：「叫廣田親赴滿洲，那豈不等於把他放逐至和俄國國境接近的地方去了。」（笑聲）

和中國要人會談

室伏：「問題雖然不專在外交，但與蔣介石會見時，說過甚麼有趣味的話沒有？」

中野：「要說的話，都懇切的說了。他說：要是真實的做去的話，那麼攻守同盟，經濟同盟，並不是不可能。他在五中全會的演說裏所謂「昨日的敵國，不必是今日的敵國。但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便把存亡置之度外，而打一仗再看，亦所不辭，……這麼一來，往那裏去呢？還有個洛陽不是嗎？洛陽不行的時候，還有個四川，把四川作個根據，全面的和日本周旋，四川再完了呢？」

室伏：「說到這裏，以下再說了些甚麼呢？」

中野：「他說：『我在軍中，飽經勝敗，戰爭我是不怕的。日本能一時的占領中國的一部，未必能夠以武力征服中國全土。永久占領中國，更不可能。假使是那樣的做去，固然是我們的災難，而在日本方面，不是把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力量濫費了嗎？所以我由大局看來，不相信中國的安危會演變到那個地步。』這是蔣所明言的。」

室伏：「除蔣而外，中國的要人會見的還有誰呢？」

中野：「孔祥熙，張羣，外交部的人們，很多會過的。」

大西：「會見宋子文沒有？」

中野：「本來想會會他，但沒有實現。黃郛也會着了，大公報的胡霖和張熾章，也都會着了。張熾章第二天來訪，說了很長時間的話。」

攻擊日本外交的無力

中野：「照我看來，小處的兵隊——像少佐大尉之流，和高橋藏相比起來，總覺得天真爛漫的。兵隊是可愛的。高橋動不動就說錢都被軍部花了，麻煩……像說這樣糊塗話的大藏大臣，把甚麼比得上兵隊呢？兵隊才算具有向上的真誠哩。」

室伏：「太田先生你也會過蔣介石了？」

太田：「會過的。日本的外務省，在國內尚且失掉了信用，能辦得出大的外交嗎？他們被陸軍嘲

笑着，他們真正有回復信用的必要哩。」

室伏：「這倒不單是一個外務省的問題，這是政治全體機構的關係。」

大西：「在日本對於軍部有種種說法，一言以蔽之，因為軍部太行了，政治太不行了，沒有活用的偉大的軍力的實力外交，真是日本的一大缺陷。把拉攏中國以策定東亞的機會，恐怕只有亂七八糟的錯過了，可惜！」

室伏：「在日本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的話，我想若是想和中國做到真正提攜，那麼除和蔣介石或是國民黨提攜而外，似乎沒有路可走。」

中野：「使他們轉向，是可能的，但可能不光是口頭上說的，要從眼前小的問題起，使他們轉向！」
(談到此處中野因另有事退席)

對華經濟政策

室伏：「現在請以經濟學者的立場談一談，小島先生，怎麼樣？」

小島：「華北的經濟問題，也是應該和全中國的問題結合的。這種關係，在日本內地的實業家，已經相當感覺到了，我在上海和那裏一班日本的實業家晤談，他們的意見也是如此。在長江一帶日本的經濟實力，已確立相當優越的地位，所以在華北地方，最好是不要徒斤斤於小問題的計較，比方和南京政府攜手，關於幣制問題等，寧可出以援助的方針，那麼互相結合的時機，也就來了。本乎這樣建設工作，而使中國安定，那才是日本經濟勢力伸張的絕好機會。在國內的日本人，總覺得在華的英美資本勢力如何可怕，其實我們如果能夠認識實際事情的推移，而立定新的觀點，則對華政策自然要轉換的，這是我所得的印象，不過在華北的實際事情，卻不是這樣了。在華北活動的人，往往只看見華北一隅，而把應努力於全面的問題的展開這樁事忽略了。華北工作，像現在這樣局部的做去，固然不能說是不對，可是若以為對華問題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華北一隅的基礎而健實進行，那便不是正確的見解了。

「不過我們要知道：在現地活動的實業家，是很積極的，他們正在由上海而南，向着香港等地伸展經濟的實力，滿鐵的大連汽船航路，由上海延長到香港，對於南方的礦山資源，也一一伸手開

發。據新聞所載，住友（會社名）在廣西設立礦山會社，滿鐵在福建也經營相當有力的礦山，其餘此類發展的消息，還有許多。像這樣把經濟實力漸漸向南方伸展，對於香港一帶英國的既有勢力，採取積極的攻勢，大膽說一句，上海已不成問題了，香港一帶，眼看也要逐漸屈服於日本勢力之下。這是可確信的，可樂觀的。所以在華北地方，也應該由大局的見地，勿拘拘於一些小的問題。無論如何，要把事情的推移時時放在腦子裏，——這是我的意見，願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室伏：「關於這一點的認識，□□（軍人）與實業家，是不同的吧。」

大西：「我在上海聽說，因為日本的進展太快，英國首先注意了。他們認為日本人既是可至北方，也可到南方。他們為確立英國的商權，便作成了英國的集團。從來由商業會議所主動英國的對華政策，現在則由商工會議所統制在華的英國商業金融等，而形成一集團了。物品的價格，也由他指定，某人能賣甚麼？多少錢賣？受損失的時候，給他加以維持，樹立一絲不亂的陣容，這就是英國商人因為受了日本進出華北的刺激而強固英國商權的辦法。以日本與老滑的英國競爭，假使沒有一大決心，行嗎？像從來只圖自己賺錢，把他人擠倒了也不要緊那樣的做法，豈不是錯誤？英國人現

在要拿出所有的法子守着他們最後的陣營了。日本人若還是僅僅在嘴裏嚷着，而不能夠腳踏實地的往前幹，那麼一切事情，就能可想而知了。」

小島：「事情固然是如此，不過英國出了這樣最後的對抗策，也可說是他們將要沒落的暴露。無論怎樣，日本的實力是強大的。說到這裏，引起我的興味的，便是臺灣地位再認識的議論。這就像要開發滿洲，便把朝鮮升到中繼產業地的位置一樣。日本勢力的由華南向南洋進展，便是臺灣變作中繼地的時期的到來。大谷光瑞氏會經力說這個問題，確是個有興味的看法。」

原：「剛才小島先生所說，關於日本援助華北開發事，對於這事抱着希望的資本家，和作如是主張的評論家，固然很多，可是現在的對華工作，不是有點和這種路線相背馳的嗎？比方——」

小島：「是相背馳的吧。」

原：「比方中國一經改革幣制，礙谷武官便加反對，而阻止華北現銀的南運，這不是和日本平日所唱的對華政策相反嗎？分裂主義的辦法，不是和改革幣制以圖國內統一的辦法互相背馳嗎？」

小島：「上面已經再三說過，援助華北開發的問題，還是應該把他看作根本的對華問題的一環，否則決難得着正當解決。像現在所作的光是用力於華北一隅，結果便是分裂的，這樣做法，是對是不對？不能不視為一大疑問。所以基於全面的調整中日關係的意味，像上面所說的新的設計，實在有加以提倡的必要。」

「總而言之，我所要極力主張的，就是不要因華北工作而把和全中國的調整關係毀壞，才好。」說到這裏，還有進一步的問題，就是日本對華的全面工作實行的時候，我看以現在日本的產業力，是很不夠的。日本的紡績業和雜貨業的行銷力，固然是人所共認，可是中國對於這些東西的需要，並不如需要建設的材料和機械一類重工業機械工業以及高度化學工業品的旺盛，可是這類高度的產業部門，在日本還有大事擴充的必要，以日本現有的重工業能力，應付日本自身全體軍需品的製造，已經夠忙的了，又如何能夠應付對華開發工作的需要呢？」

原：「在實際上，中國的資本家，對於日本資本的進出，是最感威脅的，結果兩者難免發生衝突，在日本的情形，衝突部面較之妥協部面為大，照現在軍事當局的辦法而進行，我看中國的產業資

「本家，除了投降或是抗戰而外，是無路可走的吧。」

「小島：『不盡然，有妥協的可能。』」

中日的文化提攜

「室伏：『杉森先生在中國的時候，和胡適會見了嗎？』」

「杉森：『會見了。在會見他以前，因為大西先生的介紹，和張熾章也會見了。和張氏會見時的談話，並沒有集注於某一點，不過是人情和聰明的交換而已。我對於張熾章，還是懷着再會的希望呢。這回和胡適談話的內容，也不過是一些泛論的話。胡適也問過我關於時局的意見，說過達到某程度的話，在那個範圍以內，我們的議論，完全受着一致，共鳴、理解的發展的支配。本着正直和聰明，捉襟談心，實在感覺愉快。胡適送我最近出版的論文集兩冊，他有着和我的意見相同的主張，這是在他的論文集裏證明的。我和他談話的時候，他曾說到中國有限制生育的必要，這種見解是對的，不過中國還有工業化的必要，也是我們所談到的。』」

中國何故落後到今日的地步，這是許多人所感覺的。不過我們要是翻一翻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看，便十分明白了。像科學的產業主義，以及科學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等，在中國的四圍勃興起來，而中國自身，則落後的。以沒有科學的國家和有科學的國家相遇，無論是在產業方面，武力方面，誰勝誰負，還成甚麼問題？所以爲中國光輝的將來着想，中國自身的科學化，有絕對的必要。不過在中國自身，不能夠科學化，便是個大問題了。像剛才中野君所說的中日軍事同盟，經濟同盟，若不能夠辦到，是不行的。還有一層：在中國四圍，有民族單位的堅強國家存在着，而中國自身，卻沒有那種精神，這也是中國陷於近代的不振的一大原因。在歐洲地方，有國家的組織，是十六世紀以來的事實，在國家的舞臺上，近代的人，是由責任、權利、義務鍛鍊而成，可是中國怎麼樣呢？他只有大家族的社會和鄉黨的社會，國家沒有以大眾的權利爲目的的責任，等於光是一個收稅的組織。因爲如此，中國的大衆便失掉了創造力。胡適他們對於所以能夠使歐美那樣飛躍的思想的原動力，特別關心，而憧憬的了不得，是有十分意義的。不過要澈底才好。三民主義何以在近代的中國裏發生，也大有注意的價值。爲甚麼呢？在中國的周圍，壓倒的有力化的原則之內，有民族主義，具體言之：即

近代國家主義，民權主義，即德謨克拉西，以大衆利益爲目的的政治；還有民生主義，即經濟的德謨克拉西等的強大存在。學得了這些東西，才可以救中國，便是這個道理。不過這個問題，還是在乎成功。中國雖然有了個人主義，而社會的自由主義，並沒有發達。因爲如此，科學主義，社會的自由主義和德謨克拉西，雖然做了歐羅巴飛躍的進步的原因，在中國便一點也沒有，結果便以反比例的急轉直下而顛落了。因爲如此，自真正救中國的立場說：本着正確意味的自由主義，德謨克拉西，社會的個人主義，或是某種意味的社會主義，以及真正的國民主義等，更深刻更理論的做去，是必要的。爲中國真正的更生計，和日本的實際結合，也是必要的。這不僅是依着哲學的原則，即照社會的現實，也是如此。我說了這些話，胡適也很以爲然。」

原：「歐洲人向來有人種的優越感，有優越感的人種和中國結合，是不可能的，可是日本人對於中國人，不是也抱有同樣的優越感嗎？」

杉森：「是的，那是應該改變的。」

原：「假使中國真正的工業化起來，日本不是要受惡影響的嗎？」

杉森：「因為如此，在日本方面，如果沒有十分的自信，沒有向着更優秀的技術而前進的自信，自然是不會好的。」

杉森：「對於中國高度的技術化這椿事，日本要是加以妨害，是不是可能呢？」

原：「日本要是妨害中國的高度技術化，結局便是把中國停頓在殖民地的原料國的境地，使中國成爲日本的殖民地，那未必能成功，英美等列強，決不會默爾而息。」

杉森：「那麼，日本根本的堵住中國的發展，或是趁着他未發展的機會，把他毀滅掉，怎麼樣？」

原：「那是不容易的一椿事吧？」

小島：「我看日本不會那麼做，像現在的華北工作，努力於產業開發，豈不是援助的意思。根本堵塞中國的發展，無論是一椿不可能的事，便是把中國分裂了，使之陷於混亂的狀態，使他的國家進步遲滯，這類的事情，在某程度或者屬於可能，但這樣辦法，是日本人誰都不希望的吧。」

杉森：「即使中國對於優秀的科學力，組織力，經營力的培養這椿事，能夠真正的意識到而向該方面行動，在日本也不見得便因此發生甚麼損害。」

室伏：「我的意見也是如此。我不相信中國就能夠那麼能幹起來，也不至能夠成爲日本的問題，用不着那樣害怕他。」

中日關係的將來

小島：「關於援助中國開發的事，也得有種種統制上的條件吧。」

原：「在原則上，要阻止他的資本主義的成長，這無論日本，是英國，是美國——」

小島：「援助他們的開發，用某種形式，加以統制，像中日「滿」三國集團經濟的聯繫，同時由大局見地，加以適當的指導而進行，是必要的吧。」

原：「所謂集團的聯繫，是和殖民地間的關係不同的吧。」

小島：「中國產業開發和日本的關連，依着適宜的調節而進行，爲適應日本的高度工業化，中國方面暫且作原料的供給，或興起半製品粗製品的工業，就是個統制的辦法。」

室伏：「在初期的時代，做個殖民地，倒發達得快。殖民地的產業發達了，本國的貨物便要禁

止輸入殖民地也是個麻煩的東西，這是現在一般的情形。」

小島：「這倒是個問題。」

大西：「中國發展到日本的程度，那還早得很。現在用不着考慮這問題。」

杉森：「最近的排斥日貨，學生排日運動，聽說是與工業化運動直接有利害關係的人爲之背景，不知確否？」

大西：「那是的的確確的事實吧。」

室伏：「日本在中國開着許多工廠，在那裏能夠造出些廉價的東西吧。」

太田：「在上海設有紡紗廠，那裏便成非常有力的地域了。」

大西：「在華北地方，日本的行動可以自由，何妨也設些工廠呢？」

小島：「在日本地方出產的粗製品，拿到後進國去賣，本來是難和土貨競爭的。」

杉森：「因爲運費的關係吧。」

小島：「在那裏設工廠，可以僱用便宜的中國工人。若在日本地方，便有種種不好的條件。所以

把粗製品的工業移往大陸，或是朝鮮，或是滿洲，或是華北，到處都好。同時在日本國內的工業，像紡織之類，則可改作更高級的出品，而向美國等地開拓高級市場。不僅紡織業如此，就是人造絲和雜貨業之類，那樣不可以在中國設廠製造呢？關於這問題，現在關西（指大阪等地方）的實業家，正在積極考慮着。這些辦法到實現的時候，不用說是需要適當的統制的。至於說是照這種辦法作去，日本國內的工業便要受影響，那就未免過於遠慮了。在日本國內的工業家，要是沒有進步到高度工業而與英美競爭氣魄，如何能行呢？」

中國的前途

杉森：「大西先生，有一個漠然的問題，是誰也不認識的，請教你。照你看，中國人假定沒有周圍的壓迫，像列強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的壓迫，假定不加給中國的話，那麼中國人自身便能夠做到高度科學，高度工業和高度組織呢？還是現在這樣老大無能的呢？」

大西：「這才是個難題哩。」

杉森：「請只說說你的感想吧。」

大西：「中國人漸漸的組織化，那是事實。不過中國人對於科學的萌芽，是否具有能夠把他真正的發達起來的能力，我也是視為疑問的。例如他們設立了一個公司或是工廠，他們馬上就把那種事業當做食物，好容易組織成了一個事業，如果得着利益，就應該努力培養，使之逐漸發展，可是中國人往往不能夠這樣。他們不把技能充分發揮，他們總是安於小成的樣子。」

杉森：「那就是個人的個人主義，沒有做到社會的個人主義。」

大西：「因為如此，所以中國不能夠有政治的發展。我看中國人的第一個缺點，就在這裏。像三民主義那樣的政治，在沒有真正實現以前，民衆是不會附從的。中國自古以來，為政者往往只把善政放在口頭上，一塊假招牌，這是一樁最熟不過的體驗。共產黨雖然揭出土地問題的旗幟，企圖使無產階級歡迎，可是他們所標榜善政，究竟能夠澈底到甚麼程度呢？即使共產黨把政權拿到手，不是便能夠運用和俄國一樣的組織而獲得成功，我看還是一大疑問。結局恐怕還是成了第二個軍閥，第二個國民黨罷了。中國人是一種的運命論者，同時又是機會主義者，他們得着一個機會，便

要極端的利用起來，中國的社會，是以一個大家族主義，鄉黨主義爲之根本，把政治弄到今日的狀態，這也是一大原因。受賄也是由這種社會性而來的機會主義的表現。政治家的惟利是視，也看做是無非爲着家族乃至爲着鄉黨，結果便不自以爲非了。」

杉森：「沒有達到國家主義的鄉黨主義，就是這樣的吧。」

杉森：「我不相信中國人是從小兒就沒有組織性，不過是沒有現代國家的體驗罷了。在歐洲地方，有英法意德等許多小的國家存在着，那可說是比大家族主義爲大比人類主義又小的組織。而那種情形，在中國便不會發生。中國的黃河和長江的水害，範圍非常之廣，在那範圍內，二個以上國家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爲利害一致的原故。而同時又不容易組織個強力的國家，於是便有大家族主義，鄉黨主義的存在。中國在政治上雖然有其形式，但是像日本和歐洲的國家，能夠組成爲比大家族主義爲絕對的大的社會單位，以之爲組織的緊密的結合，便根本相異。」

大西：「我並不是有甚麼根據，但由個人的實感而論，中國好像是一棵老樹，向榮滋長的時期已過，中心已空，僅剩下外面的樹皮供給相當營養，國民黨不過是由樹皮長出的開着花的樹枝而

已。整個的樹要想復活到昔日的繁榮，到底是不可能的。一樁事吧。」

記者：「現在就談到這裏爲止吧，謝謝各位。」

日本青年將校座談會紀

問：「最近在國家改造運動上，常用青年將校這種名辭，除照字面的解釋外，請問還有沒有其他的意義？」

答：「這並不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名辭。所謂青年將校，不過是在國家改造運動的必要上，自然發生的一個名辭，而我們也不知不覺的用了這種名辭罷了。」

問：「青年將校所想的是什麼？」

答：「在青年將校裏面，都懷着改造國家的熱情，但是要知道做那指導中心的青年將校，大部分皆是在軍隊裏和兵士同甘苦的連長以次的上中少尉，決不是盤據在軍部中央部裏的那些聞名於世的人物。關於真正「青年將校」的情形，世人很不易明瞭，因為這班人都散在全國各地為

着皇軍而與兵士效勞的緣故。」

問：「青年將校所希望的是什麼？」

答：「簡單的說，就是要達到一君萬民，君民一體的境地。這樣與陛下同樂同憂，日本國民都在天皇之下，真正成爲一體，向實現建國的理想道路上邁進。我們將來一定要做到天皇陛下的人人平等的境地，使日本成爲世界上最強盛的大和民族，和建設超乎世界一切封建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大日本帝國，以求實現世界真正和平。我們從人道見地，固然希望世界和平，但是在目前國際情形之下，我們大和民族，無論如何，已不能再甘受盎格羅撒克遜及斯拉夫民族的蹂躪，所以我們不得不憤起突進了。那麼，我們青年將校現在所需要的究竟是什麼？就是要能安心在國防的第一線上活躍。我們擔任訓練兵士，所以知道，目前這種情形如果繼續下去……現在兵士的家庭疲困已極，若再沒有人留在家裏做事，其痛苦的狀況簡直……我們既受天皇和一般國民的信賴，所以想要盡完成國防的重大責任，及感覺日本國內的現狀必須改造。如今大部分的國民皆苦於經濟的疲弊……而他們往往利用政治機構，獨占一切，況且他們支配階級本身

已非常腐敗，我們這樣還可以坐視？」

問：「這種感想豈不是一般所謂左傾嗎？」

答：「或者是的。但是青年將校的思想根本是從國體的觀念上出發的，這一點却好像磁石的南極和北極一般的互相不同呢。」

問：「那麼你們究竟打算怎樣呢？」

答：「現在就日本國內的現狀看來，我們可以斷定一般國民都感覺到須要改革，改革的方法固然很多，如果考慮日本建國以來的國是，那自不難決定了。」

問：「然而青年將校在改造戰綫上的責任是什麼呢？」

答：「努力實現建國的理想，也就是要以天皇陛下之極正大的力量，遂行國是……所對於外國，須在國防第一線上打倒妨害日本國策的英美俄各國，同時在國內假如有人妨害日本國家的進步發展，譬如主張天皇機關說等，那麼便應該站在一般國民的前面，而把他們一概掃除，以報答天皇，這才是我們的責任。而且我們青年將校，於平時既受天皇的特殊待遇，當然無論何

時都應該爲日本國家首先效命。因此不祇對外戰爭，同時……總而言之，青年將校首當殺身成仁，使日本國民能夠前進，達到日益美滿的境地，而引以爲榮。」

問：「那些是你們所說的妨害日本國家前進的人呢？」

答：「照現在國內的情勢看來，凡是想維持現狀的人，而且想靠維持現狀來保持從來自己所得到的特權、地位、財產以及名譽的人，譬如政黨、財閥、軍閥、吏閥等都是的。這些維持現狀的人，實際上是形成現在日本國家支配階級的權力。他們支配階級的權力雖則很大，但是現在一般新興的國民已經起來反抗，而使他們無可奈何了。對於這種現狀，我們唯一的……這樣大概可以想像到我們青年將校對於革新運動所抱着的思想怎樣了。」

問：「對於現在經濟機構之意見如何？」

答：「明治維新爲富國強兵所採取的資本主義制度，在過去固然很有貢獻，但是如今已經失掉牠的意義，漸漸發生破綻，而須要改變爲另外的形態了。關於這種事實，就是從現在連支配階級也在想依照某種形態來施行改革的這一點看來，也可以不難明白。如今我們要毀滅這種資本主

義的組織，必須先樹立三大原則。因為資本、私有財產、及土地所有原來是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三大要素，所以都根本要加以修正。大資本收歸國有，私有財產及土地所有權均應予限制。」

問：「在支配階級，尤其在資本家裏面，表面上也不是呈着一種廣義的右傾氣象嗎？」

答：「我們對於支配階級的憤恨，決不是那種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復仇，爲着日本國家的利益，奉還金融×××當然是應該的。但是像資本家那樣，雖在表面上捐出三千萬元，然而同時在背面卻靠着自已強固的組織，從日本國民的懷裏刮出十萬萬元，照這樣情形……」

問：「假如財閥在今日自由主義經濟機構中停止了活動，那麼從國富的立場上看來，將以爲如何呢？」

答：「時常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以爲廢除了今日資本主義的經濟機構，日本經濟便會發生破綻的這種思想，好像在資本主義機構裏面生活慣了的人都是這樣想。但是一國的國富，如果從整個的國家看時，是決不會有什麼變化的。我們應該要知道現在日本的國富，完全是由於日本全

國乘着資本主義的潮流所積蓄出來的，而決不是單靠着資本家製造財富的技術得來的。這也可以說是日本和日本人的經濟膨脹力——民族膨脹力的結果，同時亦無非是日本一切的階級，一切的生活，學問等發展力的結果。資本主義陣營內的人，一直到現在還以為日本國富是靠資本家的心力所創造的，這種念頭的確是可憐的錯覺。在目下這樣資本主義急待修正的時候，凡主張改變資本主義機構會使日本貧窮化的理論，是決不會成立的。反之，以民族的生活力來廢棄其使命已經終了的資本主義，才可以達到將來國富的第二個階段。我們相信日本民族確有這種可能性。積極進行國家強有力的統一，在日本統一以後，對於全世界便將成爲一大恐怖。同時改變日本經濟機構，也就是破壞今日世界的經濟組織，所以日本今日的改造，不祇是日本一國的改造，乃是影響於全世界的改造，大和民族爲將來稱雄世界，也必須先把這點困難的事情做到。」

問：「現在官僚已掌握國民生活的神經中樞，這般官僚勢力的抬頭，好像是隨着軍部的抬頭而發生的新奇現象，不知你們的意見怎樣？」

答：「對於軍部的抬頭，尤其對於以國體觀念爲中心的國家改造運動，重臣知這已再不能用

政黨的力量來維持現狀了，所以便開始利用起官僚。而同時官僚卻因為受了政黨多年的壓迫，所以想乘着這個機會，逆用軍部抬頭的力量。而且××裏的現狀……：一時與官僚通氣，雖覺得很好，但是……：這種形勢雖似已毀壞……：新官僚現在雖然標榜着相當程度的改造，但是新官僚的立場，祇能說是當初明治維新時代的公武合體派，若更顯明的說，也就是俄國革命後的凱倫斯基政權。現在官僚所掛的招牌，看來好像對於新勢力和舊勢力都可以講得過去，但是實際上非常矛盾。官僚的中心思想，仍然未脫掉自由主義，他們在政治上，不過對於政黨主張修正而已，又那裏會談到什麼國家的改造呢？他們何嘗不在羨慕從前明治時代的官僚階級和那種榮華富貴呢？這種觀念不但是開倒車，而且是極其無聊。官僚在做他們運動的時候，因為覺得能力薄弱，所以依賴軍部。這並不是因為思想，而完全是因為要利用××××××××××，那裏又有什麼指導力存在的道理。在這樣須要指導力的時代，讓沒有指導力的人佔着政治的中心，這實在是日本的不幸。從帝國大學的書桌上和官廳的窗戶裏，是決不會聽到街上的聲息。農民和市井的勤勞者，每見到他們那種好像很聰敏而極傲慢的蒼白面孔，恐怕都禁不住要怨恨嘆息罷。」

問：「現在我們對於大部分右翼團體的印象很壞。但是每提到右翼團體，總覺得和軍部很有關係，青年將校的見解如何呢？」

答：「單純的把右翼團體和青年將校聯結在一起，實在是不對的。在右翼裏面，有很多是拿日本精神做招牌，營那寄生蟲的生活。所以既成的右翼團體，都不見得是革新運動的中心。其實現在一切所謂右翼團體，已到處被革新分子漸漸的改變了。」

問：「像明倫會那種以軍人出身者為中心的右翼團體，你們又以為怎樣呢？」

答：「若說起那種團體……：……：……：祇好像是波浪洗着岸邊似的。」

問：「右翼團體裏面，聽說還有受財閥的金錢補助的呢？」

答：「我們青年將校受的是國家官吏的待遇，所以對於那般人的生活內容不很明瞭。假如沒有什麼不正行為，也不必過於追究他們是否清白。但是拿革新運動來換取生活之資的人，這不用說是我們的敵人啊。」

問：「其次左翼運動的思想，現在雖已不大流行，但是暗中卻得到大部分知識階級的同情，而

且這種左翼思想寄生在自由主義上面呢。」

答：「我們所以反對左翼思想，是因為它違背了日本的國體。左翼當中，像無產黨裏的那般人，一方面既承認××，倡導國體論，而同時又採取社會民主主義，這真非常矛盾。」

問：「然而在右翼裏面，也有很多犯着小兒病呢。」

答：「右翼和左翼都一樣的犯着這種毛病。右翼裏面的這種例子，好像電影上的近藤勇那樣喝醉了酒，故意對着藝妓裝作一副深刻的面孔，而自己感覺一種魔力似的。最近在各種右翼運動裏常看見的，就是那自稱要改造國家的人，日夜鬧着花酒，而陶醉在紅燈綠酒裏面。這種人能改造什麼？未免太對不起終歲辛苦的農民和勞動者了。他們本沒有真幹的勇氣，更沒有為改造而犧牲的精神，所以祇在口裏唱着改造，而實際上卻在那裏自感寂寞。每次等到與同志聚會的時候，便拿飲酒和玩弄女子，來糊鬧度過一時焦燥的寂寞。如果真正是有信念的人，就是自己一個人也會默默前進的，在問他的時候……並不作聲，而像水一般的沉靜。現在的××××××××××××××論起國家大事的時候，就不斷的要進飯館、酒店，這如何有改造國家的資格？這對於我們與士

兵露宿而汗流浹背的青年將校，簡直是想像不到的勾當啊！」

問：「那麼××××××××××從當時……」

答：「大部分都是的。××××××××××以來，青年將校離反××的重大理由，就在於此，統制派的這個名稱也就從那時才起的。」

問：「對於一般左翼運動，青年將校不該加以較深切的認識嗎？」

答：「我們已經相當的用過功了。就是共產主義，若從謀人類的幸福上看時，我們也不能隨便的反對。不過因為我們是日本人，無論怎樣都得做日本人，所以從這一點上，我們便不得不根本的加以排斥，進一步的還要加以撲滅啊。而且左翼運動使我們不能發生快感，知識階級裏的面色蒼白的敗類，以改造國家之戰術的名義，來把女店員和女打字生桃色化的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總覺得那是在騙小孩子，而簡直是遊戲啊！他們所說的家政婦，還不就是情婦嗎？總而言之，他們的行為不外兒戲二字，這決不會改造國家的。」

問：「兵士在徵兵制的國家，完全是義務，所以都抱着奉公的念頭。但是將校則因為做了將校

才得到生活之資的，而且一生都能夠得到生活的保障，所以從這一點看來，有一部分人主張將校是一種職業呢。」

答：「從制度上解釋的時候，將校在徵兵制度裏，要算爲義勇兵制度，所以這並不是職業。但是在實際上我們特別要反省的，就是將校決不可以把自己當作職業的軍人。縱使把軍人當作職業，但既以日本國民的地位，而受着天皇特殊的待遇，也應該照前面說過的，不問在內在外，青年將校都須要抱着身先國民犧牲的決心。假如軍人真是職業，那麼在戰爭時候，盡量的……：……實際上，我們青年將校皆抱着軍人不是職業的信念。若能多讀幾遍軍人勅諭，對於這一點自然不會再發生懷疑了。」

問：「青年將校，因爲不與社會接觸，無視民衆的生活感情的地方，似乎很多呢。」

答：「在社會上照這樣想的人雖然很多，但是這完全不合乎事實。其實我們青年將校與社會接觸的機會極多，我們每年招集十萬以上的壯丁，直接擔任教育，在這裏面，社會上各種職業的人皆有。我們軍人不是戰爭的技師。所以將校也不祇是教軍隊的技術。若不解軍隊裏各階級的思想

想、信念、境遇又怎能做到理想的教育呢？況且我們青年將校，和這些從一般社會進來的兵士在演習地共同露宿，共同飲食，大家同辛苦的時候，又怎會不知道他們的思想感情，感到他們的苦悶，及同情他們的痛苦呢？所以我們是非常知道民衆的生活感情和思想內容的。我們素日抱着指導全國國民的信念，竭力研究的結果，反而比社會一般人所知道的多。一般將校雖不能全都有這樣信念，但是軍人自身若考慮自己的任務，當然也知道應該如此的。又每年有十萬的軍人退伍，這種在鄉軍人，現在已超過三百萬人。而這些軍人，在事實上都是有健全的精神和體力的人，應該是十足的日本人。因此，將校的信念及思想應該已深入民間了，我們對於在鄉軍人的見解，就是如此。」

問：「對於現代的新聞雜誌的言論，作何感想？」

答：「除了鼓吹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其他毫不關心。」

問：「並非新聞雜誌要鼓吹自由主義，實在是因爲社會全體傾向自由主義啊！要不是如此，新聞和雜誌恐怕決不會照這樣都集中在自由主義的陣營裏面罷？凡標榜右翼的雜誌，現在都不能成爲營業，這豈不是因爲民衆並不要求那樣東西嗎？」

答：「是的。這完全是因爲在支配階級和與它有隸屬關係的階級的生活感情上，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的原故。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從社會根基下湧將上來的未來日本的潮流。縱令知道注意，也要因爲維持自己平日的生活環境及階級的現狀，而故意的塞着耳目啊！因此我們不能專責備新聞雜誌，但是現在新聞雜誌的態度，的確令人不滿。既然是自由主義，何以應該說的話都不說呢？甚至其中還有向××獻媚的，這與賣笑婦又有何不同呢？」

問：「軍人除在士官學校的幾年學生生活之外，也都同樣在社會裏生活，那麼，能說軍人就受不到社會上自由主義和歐化思想的影響嗎？」

答：「這樣影響是有的。第一，日本軍制是做效歐美的，其次，所謂優秀的將校也都到外國去過的……所以陸軍的教育制度和軍制都須要改革。因爲這和從前日本爲富國強兵所採取的資本主義一樣的發生了矛盾。在這當中，以將校教育爲最有害，現在的將校教育，還未脫掉一世紀前普魯士貴族將校團的思想啊！」

問：「×××××青年將校以爲如何？」

答：「我們是天皇的軍人××××××××××××××××××××總而言之，長官的命令，祇因為我們相信它是天皇的命令，所以才肯不辭赴湯蹈火。因此，在日本，長官如果不懂解國體論，部下××××××××××××××××我們日本愈在上面的人，愈要有透澈的國體觀念，及高尚的人格和見識……」

問：「那麼假使信念衝突的時候，××××××××××××××××××××」

答：「××××××××××××××××××××」

問：「但是在實際上，判定長官的命令確是天皇的意旨，恐怕是非常困難的罷？」

答：「這是很難的。在日本軍隊裏上自元帥，上將，下至二等兵，都須統一在天皇的軍人這個信念上面。這就是國軍的統制。××××××××××××××××××××因為人類不是神明，實際上所謂理想，皆不能即刻實現的，但至少我們應當向着理想前進。某時期中，長官對於部下或者強制的事情，在這時候，我們若認為與自己的信念相反，就該自殺以報陛下。因為下命令的時候，部下都相信為陛下的命令而行動，所以自己的一言一動，都得給部下一種觀念，而須要做到

嚴令的這種思想簡直是沒有什麼道理。作亂是根本不對的。法西斯須……
……至於他們爲得資金起見，與投機家互相勾
結，想以自己的計劃，利用做投機的對象，以及在花柳界遊興等，都使人不禁苦笑啊！

最新圖書

廿五年四月月底止

民國二十五年 中國外交年鑑 薛代強等編 精裝二冊 元二角 平裝一元二角

本書上編詳述各國外交行政組織外交政策及外交史略，中編詳述一年來之外交經過，中編下編詳述一年來之外務行政狀況，下編為各種外交及涉外法規及重要表冊等。取材於外交部檔案，記載詳實，條理清晰。

美國之市政府 張金鑑編 一冊七角五分

日本政治機構 朱程樓與邦譯 一冊三角

本書前編為「軍部制憲之基礎」：以日本金藏集中之歷史為背景，並基於其國體與憲法的特質，而簡明地指出軍部制之基礎；後編為「天皇機關說」：詳細論述一九三五年此問題發生以來演變之過程，並釋明其真相，推究其原因。

國防與航空

周至柔著 實價六角
本書以軍事航空為主，內容簡明，說理暢達，適合中學生閱讀及參考之用。與普通教科書不同，採俗語淺白之詞，易於理解。全書分上下兩冊，每冊九十七頁，附插圖及照片七十餘幅。

戰後各國新憲法之研究

儲玉坤編 一冊五角
本書從各國政變背景中，分析出各國新憲法精神之所在，讀後對於我國憲法何以有如此修正之原因與其要點，可以完全明白。茲當我國憲法完成之際，本書實為國人所必讀。附錄中載有各國憲法草案全文。

農村社會合作經濟概論

李寅七編 一冊三角
江金沙編 三角五分

世界集團經濟論

沈鍾靈譯 一冊 實價四角
本書共十五論，凡國內外最近重要問題，均有透徹之分析。推論之詳，可知一斑。一九三三年以來世界各國貨幣政策之變化，與國際經濟金融恐慌之原因。

現代幣制論

趙國輝著 一冊 實價四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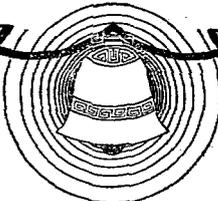
圖書館學通論

俞爽迷著 一冊 四角五分

小學說話教學法

王國元編 一冊 實價五角
本書關於說話教學的重要價值及地位等，均據理論述；又關於兒童語言及其缺陷的改進，又關於基本訓練，詳加敘述；以供實施者之參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中日問題座談會紀錄

全一册 實價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主編者 外交評論社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南京河北路本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上海福州路

南京太平路

(503)

578

232

